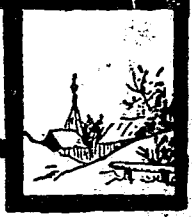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荷蘭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荷  
蘭  
一  
瞥

C  
B  
K

建設  
署收  
圖書之萃

M.G.  
K9563  
1

少年史地叢書

荷  
蘭  
一  
瞥

朱昌曼  
著  
原譯  
校訂  
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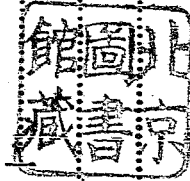
3 2173 3483 2

申 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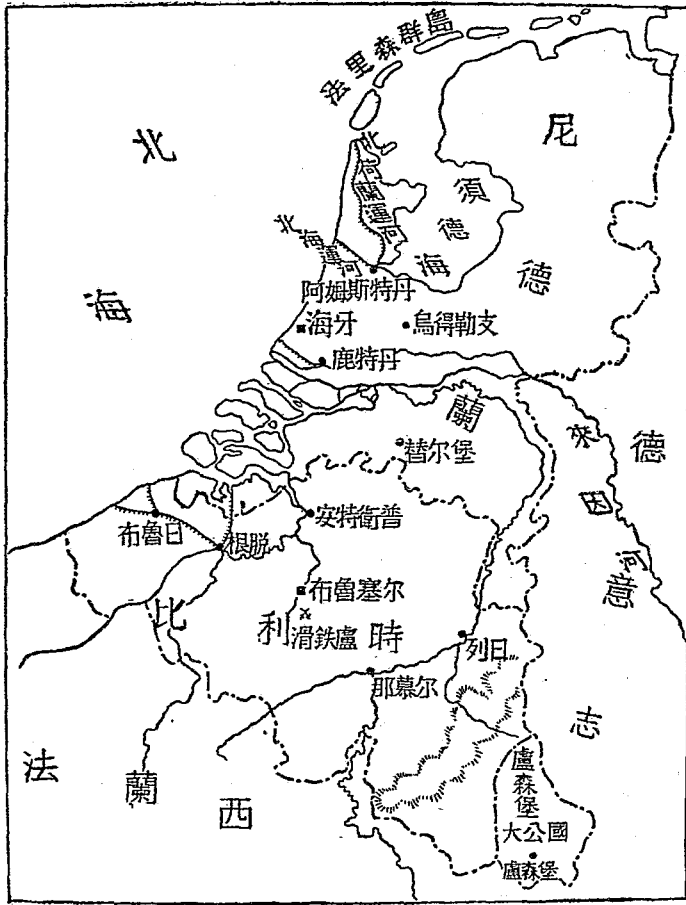
# 荷蘭一瞥目次

第一章	伯爵同強盜	一
第二章	和西班牙的戰爭	五
第三章	奧倫治威廉	九
第四章	同大海相爭鬪	一九
第五章	人民怎樣的裝束	二四
第六章	山慈姑一類的植物	三一
第七章	聖尼古拉	三九
第八章	荷蘭人的風俗同習慣	四六
第九章	水手同馬	五三

目次



第十章	荷蘭的城市.....	六一
第十一章	著作家同美術家.....	六九
第十二章	荷蘭的一個農場.....	七八
第十三章	舊式服裝.....	九三
第十四章	荷蘭的牛酪.....	一〇一



荷蘭諸國略圖

# 荷蘭一瞥

## 第一章 伯爵同強盜

在朱理亞凱撒 (Julius Caesar) 崛起做到世界霸主以前的幾世紀裏，荷蘭不過是小小的一塊濃林蔭蔽，沼澤很多的地方。萊茵河投身入海，這地就包在她所伸兩臂的中間。這塊小陸地在彼時叫做巴塔維亞 (Batavia) 大部分是萊茵河從瑞士帶來的碎石和泥沙，漸漸淤積而成的。

這塊地方不過是我們在歷史上聽得的尼德蘭 (Netherland) 國的一小部分。你們或者要說我們還聽得尼德蘭這個國名，因為尼德蘭不過是荷蘭的一個別名而已，這是完全不錯的。到了現在，荷蘭同尼德蘭是指同一地方，但是在古代的時候，尼德蘭所指的卻不止如此：牠包括近世比利時國所

有版圖在內；所以在本書最初的幾頁上面，我們所講的尼德蘭，是把成爲比利時的地方，同成爲荷蘭的地方拿來一起說的。

這個國裏的人民，從最初的時候，就貫注他們的能力，去保護這塊常被海水侵犯的萊茵河所賜給他們的土地，朱理亞凱撒曾把這班人民收做他的同盟，而他們這班人也忠心於羅馬，直到凱撒的權勢終止的時候。方纔罷休。查理曼大皇帝是他們這一族的後裔，羅馬帝國一倒，他們就受他的統治。不過查理曼對於他們的習尚，過問的地方很少。在名義上他是他們的主子，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國分裂成許多小國，受治於一班堪同大皇帝匹敵的巨魁。

在查理曼以後的幾代裏，尼德蘭愈趨於獨立的方面。在中世紀的初期，全國分裂成爲很多的部分，各部分俱由貴冑治理；這班貴冑把一生的時間都用在同四鄰爭鬪的上面，強迫所有的精壯男子去當兵，虐政非常之多。在



這班昏君暴主裏頭，當然有例外，有幾種稗史上面，並載其中有幾個待遇臣民尚能親善的軼事。

在十二世紀裏，有一個伯爵名字叫鮑德溫 (Bordwyn)，他的先人曾執掌過許多年的統治權。他自己是布魯日 (Bruges) 的地主，布魯日在那個時候，也是尼德蘭國裏最要緊的一個中心地。鮑德溫生性仁慈，胸中祇有使他的百姓快樂享福的一個念頭。他常常假扮了農夫，出去混在一羣百姓中間，他們以爲他也是他們一類的人，就當了他的面談笑自由，因此這班百姓，或可以無所恐懼的把疾苦告訴他聽。有一夜他離了城寨，着成窮漢模樣，走到鄉間去看可有什麼善舉他可以做的。那一夜又黑又冷，他走了多時以後，幸喜看見了遠處屋子裏漏出來的燈光，他走到了那屋子門前，就推門進去。他一進去望見主人正在那兒宴請一羣客人，原來這家農人的女兒在那一天成婚，他們都是來賀喜觀禮的。這個好伯爵就很快樂的也給主人道賀，同他

們一起坐下，歡呼飲酒，沒有使他們知道他是什麼人。時候很晚了，他們纔讓他回去，他們心裏還很不情願他回去。他打那僻靜的鄉間走回去，一路還在籌劃他的百姓的幸福。

忽然間他聽見一聲呼嘯，從樹林裏竄出五個漢子，聳身向他而來，這伯爵就奮身搶到樹林前面，把背心靠着一棵樹，預備同他們決鬪，這五個強盜都手持兵刃，但是伯爵手裏祇有一根大手杖。他們都向着他衝上去。他就用盡平生之力，把在先的一個，重重的一下打倒在地。另外一個強盜偷偷的走到他的側面，舉刀就要砍開他的頭，但是伯爵很快的轉過身來，用手杖架開了刀，趁勢就從強盜手中奪下，順手一刀，就把他送出去，和那倒在地上的不知人事的同伴結伙去了，這樣一來，剩下三個對一個，而伯爵覺得兩次一鬪過之後，氣力已經沒有了。然而他仍舊鼓足勇氣，一壁舞動手杖，旋繞着他的頭部，使那惡人們不能近他的身，一壁盡力的高聲求上帝救他，在這頃刻之間

他看見朦朧之中有一個模糊的人形的黑影。這人形手中執有一件奇怪的兵器，呼呼的向三個匪徒的頭部和肩部連連打下，直打得他們鼠竄而逃。起先這伯爵以爲他是天上差遣下來救他的神仙，但是這人形來近了，他纔看清是一個農夫，那奇怪的兵器是一把連枷。伯爵同農夫互相摟抱了，半晌不語。伯爵旋即說道：

「我這勇猛的好漢啊！我怎樣的能報答你呢？你救了我的性命！

但是這個農人並不注意在伯爵答謝的話。

他說道：「不算什麼，不算什麼！我不過做了一回你我都要做的事我遭到了這種難，你看見了也會來救我，不必再說別的客氣話。我估量你是一個同我一樣的爲妻子家人謀生的商人。」

但是這伯爵一定要教那農夫領他的情。

他就說道：「你聽好了，我是在伯爵那裏服務的，恐怕可以重重的報答

你一番。」

這個農夫不做聲了一刻，纔支支吾吾的把他最切的希望告訴伯爵。

「我在一塊田地上做工，已經三十年了；我就用手裏這把連枷來打穀子，並且我愛我的農場，同愛我的孩子一樣。昨天我的主人翁死了，這塊田地就要過到不認得的人手裏去，不用我當心了。」

伯爵靜悄悄地聽他講完了這段事蹟，就說道：

「我的朋友，不過這件事並不見得像你說得那樣難於解決。這塊田地算了你自己的，你要怎樣的快樂呢？」

這個苦惱的農夫就感動得哭起來了。

他說道：「那是真真快樂極了，你能有這樣的勢力麼？」

伯爵就說道：「你明天到城寨裏來，求見首領好了。」

這個農夫着了迷一樣的深為驚異，便慢慢的走回家去。他的妻子出來

開門的時候，因為他回來得這樣晚就對了他發怒，但是哥尼流（Cornelius）——這是這個農夫的名字——把所遇的事情講給她聽，他的妻子雖然不十分相信他們倆會有這樣好的運氣，但是他們睡的時候，不免充滿了希望，以致他們倆通宵沒有睡着。

第二日天一亮，哥尼流就着了他的最好的衣服，動身到城寨去，他的妻子並祝頌他成功如意。他到了城寨門前的時候，怕得不敢同那高大的守門兵士講話，但是他終究放大了膽，向那兵士說要求見首領，他跟了那個兵士走進一間莊麗的大廳，廳中結滿了彩，一刻兒工夫，性命是他所救的那個人也走了進來，錦衣華服，金繡滿身，那鮮明華麗的樣子，使這個哥尼流幾乎認不得他。等到認清的時候，哥尼流已經不敢說出他要問的話來。但是他的朋友告訴他不要怕，那個伯爵是有好意對他的。他就領了這個戰戰兢兢的哥尼流經過許多房間，末了停在一個高大的門外邊。

他說道：「在這間大廳裏，你就要見着伯爵了，你必須請求你所希望的什麼事情。」

但是哥尼流說他怕得很，不敢講話了。他又問道：「此外還有一件事，我從伯爵的所有侍從人等中間，怎樣可以認出他來呢？」

他得到的答語是，在這間房裏的人，除了伯爵鮑德溫自己以外，卻要俯伏的，因此哥尼流跟了他的嚮導，走進了那間大廳，廳中堂堂皇皇的聚集了一班朝臣，他四面一望，覺着立的人祇有他自己同性命是他所救的那個人。他看見之後，登時明白這個人就是伯爵，他連忙跪下，懇求伯爵恕他從前的妄斷。但是伯爵握了他的手，攙他起來，抱住了他，再告訴衆朝臣前次夜裏的事蹟，傳諭他們好好的優待哥尼流。他把那塊田地賜給哥尼流，並且額外賜他一倉穀，同一羣牛。至今布魯日地方有一條街叫做「連枷街」，這個名字，就爲紀念這件仁愛的舉動而起的。

## 第二章 和西班牙的戰爭

說起來也可恨，其他許多首領都不學鮑德溫的樣，而尼德蘭國的隆運，就被連續的征歛同不息的內爭，陷入悲慘的地步，這樣一直到十二同十三世紀。十字軍興，纔把這種情形改變。各貴胄都盡其所能的聚集了男丁同錢財，出發向東而去，那班留在國裏的人，都能安分守己的做工，於是國勢又漸漸的興盛起來了。人民爲他們的地主募了款，就交換得到地方自由，商業同盟的條令同特許狀。有幾種一定的賦稅，確是要征收的，不過都有限制；而且人民是許可自立法庭，因此他們可以隨時請求公斷。

同時在商業方面，也受了十字軍的激勵。荷蘭同法蘭德斯 (Flanders)，有幾處城邑都因關爲商埠，成了商業的中心點之故，興發起來成爲要地。在那個時候，英國所產的羊毛，因質地光亮華美馳名各處，差不多所有的羊毛

都輸入到尼德蘭，在那裏就織成彼時稱爲最好的呢布，這班人民對於製造亞麻布，也有顯著的名譽。那班公爵同伯爵們，看見他們的百姓在太平時期裏興發到如何的完善，就賜給他們各種自由權同恩典去鼓勵他們，甚至於所有的地方都像許多小共和國；於是他們這班百姓就很快樂又很興旺的過日子，自己造了精美的禮拜堂，裝飾得非常奢華，並且對於學問技藝，也鼓勵求精。

在十五世紀裏，勃艮第（Burgundy）地方的一個公爵，世襲有尼德蘭的幾部分雖然這個公爵實在是一個極狡惡的人，在那時卻稱爲仁皇帝腓力（Philip the Good），他的表妹札克林（Jacqueline）管有別的幾邦，他就從他的表妹手裏，把這幾州霸奪了去。他占了那實在是他所有的地，同霸奪來的地，就成爲不下十七邦的太上邦主。他對於荷蘭人的行爲非常之壞，強迫他們去作戰，他們又沒有練習過戰術，因此打了敗仗，徒然毀廢了他們的幾處城



鎮；並且他又侵權越理的剝奪他們百姓的許多特利。他在西曆一四六七年死了之後，他的兒子勇皇帝查理（Charles the Bold）繼位。這個國君因為常常用兵，尤其是同法蘭西戰爭，幾乎自取敗亡。他覺得自己缺乏錢糧同兵士的時候，他就在尼德蘭國內搜括劫掠，去供他的苛求。這個又繁庶又隆盛的華麗小國，雖然承認查理為治主，卻又是像以前所說，分裂為許多小共和國，各國都行自治，並且互相嫉妬鄰國的權利。全國既不能搏合在一起，去同那施行壓制的人抵抗，各邑的人民也就祇顧自己的利益，並且寧以見着鄰邑的人民受壓迫為快。

大約在這個時候，查理用他的權勢把法皇路易十一拘禁住了，要挾他須放棄他在尼德蘭的所有權，以及在有幾邦的政府裏的幾種特利，纔讓他自由，當這種條件一成立，查理的權勢，就較前格外強大了。

西曆一四七六年，查理同瑞士人打仗，幾次失利之後，他就敗了下來，以

致被敵所殺。他一死之後，女兒瑪麗(Mary)就做了尼德蘭的元首。她一卽位，馬上就逼求他的屬下幫助，去保衛他們的國家，抵抗那老法皇。她爲了要酬謝他們的輔助，同他們立下了堂皇的誓約，這誓約她並沒有十分堅守。她後來嫁與德皇。她死的時候，她的兒子腓力剛是四歲。到一四九六年，腓力娶了西班牙皇的女兒佐安娜(Joanna)爲妻，他們的兒子就是西班牙的大皇帝查理第五(Charles V.)。這場西班牙與荷蘭中間的大戰爭，就是在這查理第五在位的時候下了種子，這一次戰爭，在荷蘭人的歷史上，占有最重要而最有趣的篇幅。

荷蘭人是向來最有獨立的精神，同愛國的思想，他們同西班牙人的深仇，大半是爲了在查理第五當國時代，尤其是爲了在他的兒子腓力第二(Philip II.)繼續當國時代，他們本國政府，是從他們手中搶奪了去，給與西班牙的貴族同將軍這種事情而起的。本書並不是一部明細的史書，所以

我祇能很簡單的告訴你們這班西班牙的長官如大帝查理第五的一個女兒同一個兒子以及他的幾個將軍相繼而起，怎樣的壓制荷蘭人，肆行干涉他們的宗教同自由，以致後來他們有一個團體出來，由奧倫治親王號稱安靜王威廉（William the Great）的率領了，同西班牙爭奪權利，並且奮力的逼迫腓力第二撤退在他們國裏的軍隊。

這班愛國勇士有一個徽號叫「乞丐黨」這是他們的一個仇敵，要想侮辱他們，所以這樣稱呼他們的。關於荷蘭人所受自西班牙人的痛苦，我在這裏沒有甚麼說的。除了逼迫他們繳納不合理的賦稅以外，兵士們都可以任意行動，只要有一些背叛的樣子，無論有罪無罪，荷蘭人常常成百成千的被殺了。「乞丐黨」初次出戰，第一個勝仗就是克復如西班牙人所佔據的布理爾城（Bull）那時正在季冬的時候，因為泥炭是惟一的燃料。所以有許多泥炭不斷的送進城去。有一次在黑夜裏，幾個西班牙兵士正在起卸大貨船

上的泥炭，忽然聽見一聲口號，從那泥炭的外層底下，跳出一羣的愛國勇士來，這班勇士都是預先藏在那貨船裏的。駐防的兵士見了大吃一驚，張皇出去，以爲有大批軍隊已經起來抵抗他們，於是這些少數的半餓半凍的愛國勇士，居然就把這座城邑克復了。

到這個時候全國都在同西班牙抗爭了，西班牙的軍隊有六萬二千人，盡力的要壓服這班爲自由而犧牲一切的勇百姓，這班西班牙人在五月二十六日，把來丁城 (Lydien) 圍了起來，這個小城居然在這饑餓萬狀的痛苦中間過去，支持到了十月，纔爲外面的荷蘭人所救，他們把來丁同大海中間的堤岸掘開了，灌海水去淹西班牙軍隊的陣地，逼迫他們退去。

一五八一年，荷蘭人宣告獨立，推舉奧倫治威廉爲王。從那個時候起，西班牙的腓力就時時派了刺客去刺殺這個新君。在一五八二年裏，他曾爲蓬手鎗所傷，傷勢很重。再兩年後，他果真被一個名叫畿刺德 (Gerard) 的人

所刺死了。

倘若西班牙的腓力是一個雄主，他就應當利用他的惡計成功的時機，奮力再來征服荷蘭；但是他計不出此，卻改變方針，注意到法蘭西去了，並且還從尼德蘭調去幾枝他的軍隊。在他沒有真失去這個時機以前，大威廉的第二子摩理士（Maurice）已經承接父位，做他們的元首，稱爲聯邦總執政（Stadtholder），又兼做愛國義勇軍的元帥，治理頗爲順利。

## 第二章 奧倫治威廉

在這次可怕的戰爭末後幾年中間，荷蘭是已經在那兒向海外擴張她的帝國。她同東印度羣島（East Indies）的貿易，比較世界上任何國都大，她並且在農業上傳給歐洲許多有用的教訓。這個國裏曾經布滿了一陣種植山慈菇一類植物的狂熱；山慈菇這件事是很有趣的，後面我還要詳說現且

不贅。幾千畝的地是已經從海裏奪了回來，這也是一件深可注意的事，我這裏卻不能細說，因為在這時候，我要把荷蘭史大綱講完，並且要很簡單的指示你們知道，這個勇猛的小國在沒有成爲今日的獨立國以前，經過了什麼樣的興亡變遷。當這個時候，尼德蘭已分裂爲荷蘭同比利時兩個帝國，因爲有幾邦是仍舊在西班牙統治之下，他們就成爲比利時國，但是荷蘭到今日還叫做尼德蘭。

一六四一年，荷蘭聯邦總執政的兒子威廉，娶了英皇查理第一的女兒爲妻。多年以後，他的兒子又娶了他的最長的表妹，詹姆士第二 (James II.) 的女兒瑪麗 (Mary) 爲妻，夫婦兩人後來成爲英國的國皇同母后，共理國政，所謂威廉與瑪麗是也。

有許多雅各黨 (Jacobite) 的黨人出亡到荷蘭，戰事就在荷蘭的海軍同英國的海軍中間爆裂了。荷蘭的海軍大將是得壘忒 (De Ruyter) 同著名的

凡特繪普 (Van Tromp) 而英國的海軍由滿克 (Monk) 同布來克 (Blake) 指揮。我敢說你們已經聽過關於這兩位棋逢敵手的海軍大將的軼事——特繪普怎樣的創用一把掃帚做他的旗號，把這掃帚縛在桅杆頂上給大眾看，表示他的意思是要掃清洋面，祇有荷蘭人可以橫行海上；海軍大將布來克見了這種耀武揚威的舉動，怎樣的也掛起了一條鞭子來對答特繪普，表示他要鞭撻這班恐嚇不列顛海軍的猖狂無忌的荷蘭人。

這次戰爭連續兩年，中間有幾次似乎荷蘭人差不多遂了他們驕傲的心願。然而後來英國人畢章把他們打敗了，在那個時候他們也渴望和平了，因為他們要用他們的兵船去保護他們在東印度羣島的商業，這卻是比英國的還要廣大。就在這次戰事以後，克倫威爾 (Cromwell) 去世，查理第二過荷蘭回到英國，就同荷蘭人締交；不過隔了沒有多少時候，兩國又開戰了。

在這一次戰爭裏，荷蘭人赫然戰勝，最後雙方歸訂和議。沒有幾時荷蘭

國內起了革命，結果當時治國的得維特(D. Witt)被弒，立威廉第二爲聯邦總執政。那時荷蘭又爲法蘭西所攻，不過人民卻能用掘開堤岸，放進海水來淹沒敵人陣地的法子，一再的保衛他們自己。就在這次戰事之後，威廉纔到英國去謀畫他自己同查理第二的姪女的婚事，想可借此同英國聯盟，又想離間英法的邦交。

查理去世之後，他的兄弟詹姆士第二卽位爲王。他是一個天主教徒，而英國的人民卻不歡喜天主教的，所以沒有幾年之後，他們就請了這位耶穌教徒奧倫治威廉，就是詹姆士第二的女婿，來做他們的國王。因此荷蘭同英國在一時期內合而爲一，威廉去世之後，兩國仍舊繼續聯盟，大將軍馬爾巴羅(Marborough)還統率了兩國的聯軍去攻打法蘭西同西班牙。在這個時期同後來幾年裏，荷蘭是一個共和國；到一七四八年，威廉第五當國，又變爲王國，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政體始終未變。荷蘭在今日是一個中立國；這就



是說她不加入歐洲的任何戰爭，並且所有的歐洲強國都保證她的安全。現在的荷蘭國君是女皇威廉美娜（Wilhelmina）她的父親死的時候，她還真真是一個小小孩子，她的母親就代他攝政一十七年。她是在非常簡樸的生活中長大的，小時候常同一班官吏的小孩子頑耍，好像她自己也是他們中間一分子似的。荷蘭人頗崇拜她，並且愛戴她甚切，猶如英國人民之愛戴女皇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一般。她在十八歲上就受了女皇的尊號，後來不久就招了德國的一個親王為婿。

#### 第四章 同大海相爭鬪

有幾個博學的人告訴我們，說是遠在許多年以前，英國諸島是同我們稱為歐洲的大陸連在一起的，因為海水漸漸的沖進了一帶低地，以致後來大不列顛完全同大陸分了開來。我們大家知道英國東部，遙對的荷蘭的各

州，也是同對岸一樣的平淺而多沼澤。在這幾州裏的農夫同工人，都是不絕的勉力使那稱爲不合於衛生的沼地，成爲牧場，每年總看見有好幾畝的陸地收回來變成有用的地土；但是每年卻也有一小塊的陸地被饕餮的大海從這幾州的境內偷了去。對岸那班有耐性的荷蘭人，是在那裏做這同樣的工程，但是他們卻造了驚人的堤岸，常常把海水一步一步的驅逐回去；雖然他們國裏有許多地方都實在是海平面之下，他們卻把這個經了許多艱難辛苦纔獲得的寶地，防守得非常謹密，使暴厲的大海受他們的制服。陸地既是比水面低，那麼天然的結果，當然是水要來淹沒陸地，除非築一種堤岸來防堵；而這個可驚的小小民族，對於同大海爭戰，十分的勇猛膽大，他們已經用堅實無比，不會坍塌的大堤岸圍繞着他們的陸地，堤岸高聳在國內低地之上，使海水無從進口。這種堤岸，當然是祇能慢慢的造成，須用水閘同壩逐漸的把海水從一處換到別處，而這種事情，就可以證明這個從海裏奪回

祖國的民族，具有大堅忍心，大勇氣同可驚的特性，除這件事情以外，我卻不能再找旁的更好的證據了。

這種陸地是非常潮濕而多霧，你們聽見了當不會驚訝。全地面上開了無數的運河。你若能從高處俯瞰全國，那四野的形狀，真要令人目光迷亂。全境有幾千幾百爲水道所劃成的綠場，場中裝上許多紅屋頂的村莊同城鎮。流經這許多運河的是同源的水；所有的運河都彼此相通。河面處處廣闊，在那平靜的面上，做過了很多的運輸事業。多少哩綠色的郊野中間，還有支河流過，藉此以排洩牧場裏的水，河中並且常有運貨的船，首尾接成一線的從這個熱鬧的中心到別個熱鬧的中心。

國內鐵路也很多，不過火車走起來大都很慢，而且有許多地方，因爲笨重的火車壓下之故，那地土顯然的低了下去，所以運輸事業，大部分是在運河裏頭。

從海裏奪回同陸地毗連的泥地和沼澤，至今還是荷蘭人日常生活的部分。做這件工程的時候，先在地四周築了堤岸，使海水不能流進去。在堤岸的邊上再建造了幾座風車，各方的風車都可以推動一部抽水機。當風車把水抽了起來的時候，就使這水排洩到運河裏，再從運河流入大海。離今只有五十年的時候，有一大塊浸在海裏的地方叫做哈連姆湖（Haarlem Lake）的，即是抽乾了水，以後化爲可以耕種的地方的。還有一件抽乾須德海（Zuyder Zee）的事情，是荷蘭的某某幾個國務大臣所行最得意的政策中的一個。須德海這地方你們必定聽見過的，她現在是一片浩瀚的大水，但是從前必定也是一塊旱地。

當我在荷蘭國內旅行的時候，我從經驗上所得最不舒服的地方，是缺乏潔淨的飲水。我口渴的時候，大概總是喝一些葡萄酒或啤酒來解渴，不過即使我是這樣的滿了意，我總覺我的茶同咖啡被那惡味的水弄壞了，心

裏不大高興。荷蘭人卻是習以爲常了，並且他們喝起咖啡同茶來，喝得很多，但是兩樣東西都弄得又濃又苦，卽使用最潔淨的水來調製，我同你們也都喝不來的。有一次當我正在一個叫做服倫丹（Volenendam）的小莊村裏停宿的時候，我曾經看見有一個小孩子在路上啼哭，因此送他回到他母親那裏去，他的母親我是認得的。這孩子的臉上很齷齪，又同眼淚糊在一起，我幾乎看不出他的面貌了。他的母親見了他這付嘴臉，就要替他洗臉。你們猜猜看，她從什麼地方拿出水來？她屋子裏的地板上有一塊活絡的板，她揭起了這塊板時，看見就在板底下有一條運河。原來這條河打這屋底下穿過去，那房屋是跨河而造的。她的全家就用這骯髒的水，各樣事情都用這水——洗東西用這種水，煮東西用這種水，喝的也是這種水。她用壺去舀水，取起來的時候，我在那兒看見水裏除了有許多齷齪東西之外，還有兩三條小魚在壺裏。那時我就問她要不要把這水一齊濾過了再喝；但是她搖搖頭，不明白這種

事情有什麼道理。於是我就告訴她把這水煮沸了再喝，有怎樣的許多好處；但是她回答我說要是這樣一來，她想起來味道一些兒沒有了。你想想看，要你們所喝的水裏有齷齪同小魚的味道！我還有許許多多關於這種可笑的服倫丹居民的事蹟要告訴你們，因為我在那地方住過幾時，他們的情形，我就熟悉得很了。

## 第五章 人民怎樣的裝束

服倫丹是須德海上的一個小村莊。在這地方所有的男子都是靠捉魚為生的。現在他們是頗為窮苦，不過有一回他們曾經捉到了許多鱒魚，賣了極高的價錢。他們這樣賺來的錢，大半是用在替他們自己，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兒女買珍飾品，並且他們還買了很大的銀鈕子，要盡力的誇耀他們有錢。

第一件事情我要告訴你們的是，他們不同我們一個樣兒的裝束。男人

着的是藍色或紅色的緊身外套，裏邊襯了有條紋的背心，褲子很長大，是用紅色呢布或藍色呢布或深紫色呢布做的。他們腳上穿了質地很粗糙的襪子，着了木頭做的鞋子，叫做木屐（Baldos），在星期日假使天氣同捉魚的事情不相宜，他們就搖搖擺擺像鴨子一樣的在服倫丹村一條狹小的路上逛來逛去，兩隻手插在他們大褲子的袋裏邊，嘴裏並且啣了雪茄煙。或是他們一排的蹲倒在沿街的一邊；有時嘴裏不含雪茄煙，他們就把一團煙草塞在嘴裏咀嚼，猶如你們咀嚼託啡糖或橡皮香糖一樣。咀嚼的聲音殊覺得可怕，是不是一班小孩子們，就是最小的小孩子，也同他們的父親們和大哥哥們一樣。當他們從學堂裏出來的時候，他們都喜歡做一樣的動作，他們把手插在袋裏邊，趾高氣揚的非常驕傲，假使他們能夠保守他們那種得意的神氣，他們就有一個雪茄煙頭在他們的小嘴裏。

男子的珍飾品完全是鈕子組織起來的。在他們的寬大的褲腰上有兩

顆銀鈕子，各人的財力可以買多少大的銀鈕子，這鈕子就有多少大。有時候這種鈕子好像茶託一樣，直伸過身體的外面。在小的男孩子身上的鈕子就沒有這樣大，不過同半克郎錢幣的大小差不多，上面雕了一隻船或者一個荷蘭孩子。他們所穿條紋布背心的領口上有兩顆真金的鈕子；他們的耳朵上有環子，並且手上常常戴了戒指。除此之外，他們所穿外套上的鈕子也是銀子同金子做的。

婦女們同女孩子們最心愛的珍飾品是掛在頸上的東西。他們都掛着用五排或六排珊瑚珠做成的頸練，練上有最華麗的扣子。有幾個窮苦人家的婦女同女孩們，當然掛的是假珊瑚頸練，不過這卻是很少的，因為女孩子們要使他們的珍飾品是上等的東西，就會忍凍受餓。去弄了來一班婦女們要互相誇示他們是怎樣的有錢，就同英國婦女們一樣，用他們的裝束來表示；不過英國的婦女們是要盡力的裝束得苗條秀麗，荷蘭農家婦女們真



真裝束得好的時候，看去卻一定很胖，因為她穿的毛織品裙子愈多，她就愈被四鄰讚美。所以在星期日早晨，大家都到禮拜堂去的時候，這班婦女們搖擺而前，看上去大得好像房屋一樣，而且她們一步一步的要使那祇着到足踝的裙子飄舞起來，可以使她們的朋友數清楚她着了幾條裙子。有一班窮苦的人們，裝束起來祇有一條裙子好着，你們想想看他們用什麼法子假裝了來騙別人？她們爲了要使她們的身上似乎很胖，就用棉絮襯在她們的周身。我料想她們走起路來，一定要極安靜又要極規矩，纔可以使她們那條裝場面的獨一的裙子，不把她們的窮相洩漏出來。所有婦女們同女孩子們都戴着緊扣花帶的帽子，濃濃的漿得挺硬，以致從她們面上翻了過來，一片一片直伸出來猶如白的翅膀一般。幼稚的男小孩同女小孩也裝束得同他們的父親們同母親們一樣。這班小孩卻是最討人歡喜的小東西，好像活動的小偶人一般。我常常很愛他們，所以他們也同我非常親熱，甚至我走到那裏

他們也跟我到那裏，我並且買些糖果喂他們，好像他們是一羣小鴿子一樣。嬰孩們的裝束同他們的父母一樣，荷蘭通國各莊村都是如此的。

各地方各有各的特別服裝。所以一個人真可以想像自己是在戲劇中搬演戲文，在那裏是各人都要裝束起來，而且各不相同的。在另外一個叫做阿克塞爾（Axel）的村莊裏，各人肩上都裝有一個架子，架子上釘了鮮明的手帕，也算是服裝的一部分。這個架子高得同頭一樣齊，所以那班小女孩子們在向陽的綠野中間跑來跑去，望去猶如一羣蝴蝶一般，在另外一個叫做馬壘（Marken）的島上，所有的婦女們都有兩條長的卷髮掛在面頰的兩旁，還有一道排鬚剪得斬齊的橫在她們的額角上。當然她們也戴有帽子，所以她們的頭髮露在外邊的就是這兩部分；不過那沒有頭髮的年老的婦女們卻裝了假頭髮做的螺旋形卷髮，有的竟是用棉紗做成的。在這個島裏邊，男孩子們同女孩子們的裝束相同，要到六歲纔兩樣裝束。男孩同女孩的

分別，就祇在男孩的帽子上有一顆小的鈕子。到了六歲以後，男孩子就不穿裙子，改穿長袴了，不過上半身所着仍舊是女孩子的衣服，那種樣子非常奇特有趣，這都是真情的。這個島是在須德海裏。

冬天的時候，在荷蘭國裏你們滑起冰來，可以滑得你們心滿意足。所有的運河都冰凍了，各人都穿了冰鞋滑冰，不再步行或坐車，即使那班男女們頭上頂了大籃到市場上去買賣東西，也穿了冰鞋滑冰。那小孩子們在你們會走路的時候就會滑冰，而且他們在滑冰的時候，祇用一短短的繩把冰鞋縛在穿了襪子的足上，就毫不費事的滑向前去了，她們身體的平穩竟到如此地步。他們着了走路的那種木屐也不是容易着的東西。我的小孩子有時拿來着了試試，他幾乎不能走過一間屋子；但是荷蘭人的小孩子着了就可以搖搖擺擺的行走，並且竟可以跑得很快。無論怎麼樣，他們到草地上去走路，總不會濕腳的。他們吃的是馬鈴薯同黑麪包，黑麪包同馬鈴薯；有時候他們

用一些醃的肥豬肉和了馬鈴薯同吃，有時候他們吃一些乾酪同魚，不過他們極難得吃肉。

荷蘭全國的鄉下地方，房屋樣子，造得都大概相同。在有幾個村莊裏，屋子的頂上是蓋了茅草，不過除此以外，其餘的都是油漆輝煌的小屋，屋頂蓋了鮮明的紅瓦。牆壁常用木板做成，上面塗了綠漆，小窗框子上是塗的最鮮潔的白漆。人民對於他們房子的清潔方面，所費的時候同所用的思想，比了對於他們自己的身體方面，要多得許多，在全世界裏，沒有別的什麼地方，能有比荷蘭小村莊，還要鮮明清潔的了。房子外邊的全部，每星期要沖洗一次，並且屋主人總不把屋前鋪路的磚頭或鵝卵石漏去不洗，他們的窗子光明得猶如金鋼鑽一般，在屋裏所有銅做的東西，都擦得同鏡子一樣。他們不同我們一樣的有牀，他們睡在牆壁中間一種壁櫥裏的。那壁櫥的高大約離地兩尺或三尺，他們睡在裏邊的時候，就把櫥幔閉上，他們自己就蹣伏在他們

的箱房裏，我有些奇怪他們是時時要醒的，箱房一定是很悶氣的而且他們祇有一個這種箱房的時候，常常兩三個小孩子同他們的父親母親睡在一起。然而有幾處房屋是小農場，大些的孩子就在馬棚裏同馬或牛一起睡在柴草堆裏。

## 第六章 山慈姑一類的植物

這班荷蘭的人民，裝束起來好像異樣的偶人，他們的房屋又小又華麗，他們有許多小運河，他們的綠色郊原，劃分得像一個棋盤一樣，他們所住的國土就像是供給全世界最能使人快樂的一件玩具，各樣事情是十分完美，處理得又十分好，而且十分整齊。他們最歡喜的花，就是美麗素淨的山慈姑一類的植物，這卻不足為奇了。在哈連姆地方，有一個古鎮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相近，那裏就住有全世界最大的山慈姑一類植物的種植家。

你們當然也曉得這山慈姑一類的植物，是從球形根裏出芽長起來的。你們所曉得球形根的花草，最好的當是玉簪花同水仙花，在哈連姆地方，這兩種花都生長得非常之多，並且這種球形根還從這裏輸送到全世界。陽曆四月裏正當這種花草開花的時候，在鄉間極目望出去，可以看見全境都布滿了這種花卉，五顏六色的猶如一條燦爛的地毯一般，並且玉簪花的香味，一陣陣的在空氣中送到十幾哩以外。在這地方你祇要不怕煩的去採取，你要多少這種花就有多少。假使你坐了車子在路上走，就有一班窮苦的小孩們，把整束的花擲到你的車子裏來，直要使你埋在這種香花堆裏。沒有一個人愛惜這種花，總把他們擲去；至於受大家注意的寶貝東西卻是那球形根。

在十七世紀時候，荷蘭是舉國若狂的去考究這種山慈姑一類的植物。政治，宗教，戰爭——在一陣狂熱裏頭各樣事情都忘記了。球形根是在交易所裏出賣，進出的款子很大，而且一次幾次的買進賣出，可以從中獲利。不

過這種球形根的貨物是想像他存在的，做交易的時候，全靠一張紙，作爲合同，買戶同賣主，雙方都從未看見過這種使人如此非常高興的東西。一個球形根要值到幾千個弗羅林譯者案（荷蘭的一種銀幣，約合我國八角五分），並且這個球形根不過是假想他存在的。當然也有大批的球形根確實是種出來，賣出去，而且有幾種不常見的，所值的錢，要比同本身一樣重的金子還要多。有一個球形根名字叫做總督的，一六三七年上在亞爾克瑪（Alkmaar）地方賣了四千二百個弗羅林。其他相仿的這種過分的價錢，我可以完全列出一張表來給你們看，不過我想再講一小段關於一個想有這種花園的人的故事，以後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山慈姑的題目了。

埃及有一個某總督，據說名叫巴察（Pacta），最歡喜花草，後來他要使自己大爲滿意，就向荷蘭定購全套山慈姑一類的花草，情願出二萬個法郎。這類球形根是裝在大箱子裏運到了埃及，不過沒有到巴察自己手裏，卻被

他手下的一個官吏去把箱子開了，這個官吏又沒有知道巴察去定購的這回事。他開箱一看，心裏想是一箱的蔥頭，就把來往廚房裏一送，廚房裏的廚子看見這種東西和他見慣的蔥頭大不相同，以爲是很特別的東西，就把他藏了起來。不多幾天後，巴察設備了一個極重要的外交上的宴會，廚子照酒席的做法，把這些可憐的球形根燒熟了，堆起在幾隻大盆子裏，送到席面上。這班客人一咬着這味道可怕的根，你們總能想像他們發出來的面色；不過巴察發覺他化了二萬個法郎收集來的全套山慈姑類球形根，已經交到什麼命運，那時他的面色卻是難以描摹咧！這一次的奇事幾乎把他愛園藝的念頭弄死了，但是荷蘭的種植家聽到了這段故事以後，反替一種山慈姑起了一個名字，算是紀念。這件事情做得實在很不忠厚，因爲他們起了一個，『火性的山慈姑』的名字，來紀念巴察的發怒。

荷蘭的小孩子們頑耍起來，在運河裏或運河四週費去的時候很多。他



們藏躲在運貨船裏，並且從這隻船跳到那隻船，互相追趕。你們就要想，這種頑意兒是不很安穩的，並且我曉得你們的奶媽或保姆，一定要禁止你們去做的。雖然常常有耶尼（Yeni）或佩葉（Pey）掉在運河裏，危險的事情卻難得發生，而且他們被人拉了起來，送到家裏換上乾衣服，又挨了一大頓罵之後，跑出來又弄同樣的頑意兒了。許多時候以前，有一次一個小孩子正是在運貨船上同岸上地窖裏偷偷的走進走出，要想找些怪事，他忽然看見面前有一隻大船，船裏有許多漢子，在那個地方，他以前卻從未看見有什麼船停泊過。他在高興的當兒，就對過路人喊出來，教他們去看他所看見的那隻大船，恰巧發見這隻船裝滿了火藥，而且這隻船是在交易所的下面，一班工人們正是要把這交易所來炸掉。爲了酬報他的警告，從一六二二年這樁事情發現以來，在阿姆斯特丹的小孩子，允許每年有一個星期，可以在交易所的大場子裏頑耍。荷蘭的小孩子還有一個休假日是林雷克（Linrick）假日。實

在說起來，這全然不是他們的節日。因為林雷克的意思是『睡在牀上，』並且我以為他們不見得因此可得許多的樂趣，你們總也有我這樣的心理。在這節日的前幾天裏，一班男孩子搜集了一羣死貓同死狗，把來埋在地裏，到了林雷克這一天，一清早他們把這些可怕的屍骨掘了起來，縛在一條繩頭上，拖了在各街上穿來穿去，一路指着一班起身很遲的懶人，編着歌來唱。各人都要想很早的起來，因為這班男孩子假使經過一所房子，那窗上的簾幔沒有放下，並且有人在那裏工作，他們就留下一個屍體在窗檻上，表示他們已經走過了。警察們竭力的要阻止這班男孩子，不准弄這種放肆的頑意兒，但是沒有用處，所以各人都比往常提早起身。這班男孩子遊行完畢以後，就享用一頓特別的早餐，吃的是加有香料的熱饅首，喝的是大杯的椰子羹。

我們再講了一段故事之後，就要另開新篇，專講關於聖尼古拉 (St. Nicholas) 的事情。爲了紀念這聖尼古拉，對於荷蘭的小孩子們每年有一個

最大的節，這個節是同我們的耶穌聖誕節相當。許多年以前，在一個明媚的春天，有一個小小童子，沿着一條極重要的界堤旁邊的路，在那兒遊行。這條界堤的岸上百草叢生，並且還蔓生着許多野花，這個孩子——我們現在要稱他做耶尼——就想採一把帶回家去，給他的親愛的母親。他漸漸的走到一處地方，那裏有一線的水，慢慢的從草裏滴下來，他心裏正轉着花的念頭，就走過去了。他走了幾碼之後，驚覺各事都不十分妥當。除了這水從界堤穿進來之外，不會從別的什麼地方流來。假使如此，又假使這條界堤的土岸稍有裂縫，而這條界堤又是在勢力浩大的海水同他所愛的村莊中間惟一的一屏障，那麼結果是什麼呢？他心驚色變的奔了回去。這小小水流似乎已經大了一些。一夜的工夫，這條裂縫就可以擴張開來，直使這浩大的海水要冲破這界堤，淹沒全鄉，毀滅幾千間房屋，同無數寶貴的生命。耶尼就喊起來，高聲疾呼的求救。望出去一個人也沒有。天是直夜下來了。要到最近的房屋，路已

不近，幾個鐘頭裏邊，沒有人可以走得到。他就尋着了進水的洞。這洞現在是大得足以容他的小手了。祇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這個洞一定要緊緊塞沒了，直到有人來幫助。但是那個地方沒有什麼東西他可以拿了去塞這危險的洞；他的四週都是柔軟的草，前邊是平坦的一帶大路。耶尼忽然靈機一動。他把手向這洞裏儘管伸進去，伸到不能再進纔止，並且決心等在那裏，希望走過的人來救他。日光是慢慢的消滅了——四圍都絕然靜寂。夜裏邊又冷又黑，但是耶尼仍舊毅然不動。他的手臂一陣一陣的痛上來，直到全身痛做一塊，這個可憐的童子，要在破曉以前看見有生命的靈魂，是絕然無望的了。後來他又痛又吃力，要昏過去了，他聽見了人聲又看見了火光。他的母親差了一羣人出來尋他的兒子來了。他疲乏得放不高聲音，他想他們不要不經意走了過去，就怕得抖起來了。但是有一個人尋着了，他就大聲喊起來，告訴他的同伴們，他們找尋的目的是達到了。他們一聽見這童子所做的事

情，就差了一班人去修補這界堤。這小小的耶尼用他的智慧同勇氣，救了他的鄉土，你們總可想像凡是稱頌他的言語，句句都不會過分的了。

## 第七章 聖尼古拉

對於小孩們最大的節日是聖尼古拉節，同我們的英國耶穌聖誕節，有許多地方相同。我們確是用了聖誕老人的服裝，假扮着這位聖人，我們的小孩子們確更望他降臨，並且望他有珍寶帶給他們。這個節是在十二月五號。在節期的前幾天裏，大城市裏的商家，都修飾得堂皇典麗，而且在聖尼古拉節的晚上，小孩們總同了父母一起出去，到各店遊覽，有許多商店的門口，還站了一個服裝華麗的聖像，手裏執了袋，袋裏邊有小小的禮物，分給小孩子們。

在家庭裏邊，小孩子們又會遇到這聖神。房間裏是打掃得乾乾淨淨，聖

神走過，總帶了滿袋的糖果，橘子，蘋果等等，把來撒在地板上。實在這一晚可以叫做四處樂愛逢（Schaarvond）意思就是撒布的黃昏。在這節期裏盡興作樂，對於這一天還有什麼話可講呢？這班歡舞的小孩子老早就睡，預備明天很早的起身。在睡覺的前頭，他們各把自己最大的鞋子或木屐放在煙窗旁邊，等聖尼古拉在夜裏帶了他的黑奴降臨的時候，可以在鞋肚裏裝滿了好東西。這班小孩子在這多事的一晚，實在是睡不着的。天還沒有大亮，他們就起身到煙窗旁邊去探視，在那地方他們就看見各人的鞋子裏裝滿了糖果。最重要的禮物總是藏在屋裏各處的，要找出這些禮物也是一件大樂事。

互相餽贈的事情當然也有的。披脫拉（Petra）把他在醬油碟子裏所找到的偶人送給佩琪（Becky）。佩琪就十分滿意的把一匣鉛製的兵士，送還給披脫拉，這一匣鉛製的兵士藏得甚是狡詭，是藏在她母親的針線籃裏的。

在這聖尼古拉的一個節裏，除大家互相贈送禮物，同互相道賀以外，還有幾種特製的糕餅，是要供在神像之前的。其中有兩種最可炫人：一種是香味幽雅的薑餅，做成最奇怪的形狀；還有一種是味道鮮美，質地鬆脆的饅首，做成漏斗的樣子，空處塞滿了一種又酥又軟的杏仁糖霜。不過最使人快樂的一種是薑餅做的大偶人，老的少的都拿得着。女人們所得的是男相的偶人，男人們所得的偶人是一個婦人，所穿的衣服有摺邊，所穿的裙並有木箍擴張開來。最有趣味可以注意的是，這些偶人都穿的是中古服式，做偶人的模型，常常是十五世紀或十六世紀的東西。有一冬我同我的丈夫住在那小小的伏倫丹漁村裏，恰逢本年的這個節，我們就希望這班很窮苦的伏倫丹小孩們，應該過一回鬧熱的聖尼古拉節。有一位法國的美術家，那時也在那裏，就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的旅館主人史本道（Sparrator）夫婦倆同他們的一班正在妙年的女兒們，就來幫助我們扮演。在這旅館的木屋裏，有一

間咖啡室，長而且低，比較別的房间，卻是很大的一間了。在夏季裏，這室的一半是闢做會客室用的。這間房子的盡頭處外有一隻小小的臺，臺上也有邊房。爲了這一回事，我們要謝謝史本道，他把全臺刷得潔白無塵，上面安設了幾隻桌子，桌面上排列着上千的玩具，果子同糕餅也有這麼多。臺上還有一隻白色的寶座，預備給聖尼古拉坐的，扮聖尼古拉的就是那個法國人。他裏面穿了一件紫色的綢衣，外面罩了一件白呢的長袍，又穿了一件價錢很貴的黃色錦緞背心，戴了一頂華麗的嵌寶法冠，並且裝了白的長髮同長鬚，做成古貌高年，令人肅然起敬的樣子。黑奴是我的丈夫扮的，裝束得也着實不錯，並且很能動人。他穿了一件綠絨的緊身長衣，下面露出了白色的長袍；頭上裝了一束假黑髮，四圍繞了橙色的綢頭巾，並且使他的塗煤的黑面上，現出快樂的容貌來。這些預備的手續頗多，弄成功非常麻煩，卻也非常有趣味。

我的丈夫漆了一塊告示牌，上面宣布着一張給伏倫丹小孩們的通告，



說在那天六點半鐘有一隻船要到埠頭來，載了聖尼古拉同他的忠心的黑奴，黑奴並且背了許多禮物。這班窮苦的捉魚小孩，在他們的沉寂無事的生  
活裏，從來沒有經過那英國小孩叫做什麼節同會的時候，那麼隨便那個人  
總可以想見他們的快樂了。他們擁在這告示牌前面，讀那通告知道聖尼古  
拉要帶了禮物降臨了。那時他們心裏充滿了驚奇同快慰的希望，有誰能說  
得出呢？五點鐘以前，這班少年們就開始聚集起來了。他們都擁在埠頭上，從  
旅館到埠頭的那條路上，也擁擠起來了。他們的父母也跑到那裏去，同他們  
的孩子一樣的高興，並且一樣的輕信這件事情是真的。實在伏倫丹全村的  
人都出來歡迎這位聖神了。那時天又下起雨來了；不過他們的舊衣服雖然  
都淋濕了，他們的精神上面，卻似乎沒有受到打擊，大家含了希望，興致甚熾。  
其時假扮的這位聖神同他的僕人黑奴已上了他們的船划出來了。那時天  
色差不多是全暗了，不過在微明之中，仍能分辨出那些時常擁在港裏的漁

船來，船上的高桅同篷，對於灰色的天空，隱隱的也還有界限可分，桅端的長旗正在雨裏邊緩緩的飄動。這些漁船有一個開口的地方，那一班莫明其妙的人就希望這隻載了聖神的船在這開口之處發現。時光慢慢的過去，已經到了七點鐘；這位聖神已遲了半點鐘，各人身上是都濕透了。伏倫丹全村的人仍舊滿含快樂的狂念。

後來水面上遠遠的有一道明亮的火光，顯出這位聖神來了。這聖神的形像是儼然令人起敬，立在船上，手裏捧着掌教拿的玉圭，顯然是來賜福給這一大羣希望降福的人的。不多幾時這隻船就攏了岸，軍樂高吹，火把大明，就成功了一隊儀仗。在黑暗裏忽然大放光明，照到這班人的面上，怎樣的得意呀！一會兒已到了那間光明和緩的咖啡室門前。聖神就坐上他的寶座，他那和善的黑奴，趕快就把禮物分給這一班小孩，這班小孩到了屋裏，是安然可以避去這狂暴的天氣了。咳！他們身上是非常溼透了；不過在這分發禮物

的時候，七百個人中間沒有一個咳喘過，可說是年輕的伏倫丹人不容易受寒。他們住的地方，四週都是非常潮溼，他們是差不多有兩棲性的了。

各人面上都現出快樂的神氣來。這位和藹的聖尼古拉同他的勞苦的黑奴；在那兒不覺疲乏而幫忙的史本道全家；身穿黃色肩巾的制服，維持秩序頗爲和氣快樂的三個又清潔又長大的伏倫丹人；下至最小的小孩子——各人的面上都現出和順同安靜的神氣，並且都因贈送或接受的快樂而發紅。

這一大羣的小孩子看去都是肥壯強健的，雖然有許多衣服多打了補釘，卻沒有襤褸的形狀；最窮苦的似乎也修飾得很好，並且都很安適。

他們七百個人都得到了玩具同菓子，甚爲快樂；不過並沒有爭先奪取，互相擁擠的現象，他們別無他念，祇有希望，達到了希望，於是就格外的快樂滿意。這件事情一會兒就完畢了；末後的一個小孩滿抱了他的寶貴東西，嗚

嗚作聲的走下這間長房間去了。

後來我們從一班學校裏的教師同這些小孩們的父母方面聽到，他們一大半都堅信那一回是真的聖神從天上降下來，當他們從那黑奴手裏收到禮物的時候，這位聖神已把手加在他們的頭上替他們祝福了。

## 第八章 荷蘭人的風俗同習慣

荷蘭各地的人仍舊穿那有趣的衣服，戴那奇怪的花邊帽，女人們裝扮起來，想要非常美麗齊整的時候，就在她們的花邊帽上再加一項插有小小羽毛同鮮花的冠子，弄成最可笑的样子，這種冠子在英國隨便那個小店裏，都有得看見。他們的花邊帽大半是前部飽滿，就是伸出來同翅膀一般，所以那頂加上去的冠子就得斜到頭的後部去。你們須要省得，頭髮是不露出來的，那麼各樣湊合攏來，形狀如何可笑，如何醜惡，你們總也想像不出的了。尤

其是一班富家婦女，愈富，他們的花邊同首飾也愈精工，他們那頂難看的小小時式冠子，就愈向頭的後部傾斜，他們的樣子也就格外可笑。

所有房子的外邊，你們常常可以看見有幾雙木屐，在各村的教堂外邊，以及公共集會的房屋外邊，你們可以看見有幾百雙的木屐。這是因爲各人到了屋門前，須把木屐脫去，就穿了襪走進屋的緣故。我總想不出，這幾百個人一窩蜂湧出教堂的時候，怎樣他們都會立刻找到自己的木屐，你們想得出麼？

荷蘭國還有一個極有趣的風俗，就是各人都愛護一種鸛鳥。有許多花園同田裏，你們可以看見有一根高柱子，柱頂上撐着一個小小平臺，這些鸛鳥就可在臺上做窠。一個人的地上能够有鸛鳥，就是很運氣的，永沒有人去傷害他們或者戲弄他們。假使有人忍心到十二分，要去做這種事情，警察們馬上就要捉他了。荷蘭人說這鸛鳥是送小孩來的，所以你假使看見人家屋

頂上有鸚鵡，那麼這屋裏的人一定會剛剛得着一個小孩子的。

從前有一次一個到荷蘭國的生客，走進了一個荷蘭小村裏的一個剃頭店教他們修面。店主人就自己走出來替他修面，這位生客於是坐了下來。他從袋裏拿出一個古爾盾(Gulden)，同一把刀來，這古爾盾是一種錢幣值一先令八便士。他說道：請看這兩件東西，我的皮膚是嫩的，你假使修面修得好，你就可以拿這個古爾盾去，不過你假使剃得我面上出了血，我就要把這把刀戳進你的身體了。這個店主人以為他是瘋子，那種嚇人的舉動，他說了一定會做出來的，就大抖起來，自己想道：『這個事情總做不得，我定會一滑手割破了他的面頰，那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因此他就請求這位生客等一歇，他走到店面後邊的房裏，招一個幫手來替他。這位生客對着這個幫手，也下同樣的命令，這個幫手也不敢做。恰巧在這個時候，剃頭店主的兒子從學校裏回來了，他看見這幫手面色青白，又在那兒發抖，就詢問什麼緣故。這

位生客就把這緣由說出來，這個童子很快樂的應承替他修面。這童子一壁替他塗了肥皂沫，塗得很冷，一壁嘴裏打着胡哨。塗好肥皂，於是動手就剃，並沒有小心懼禍的神氣。後來剃完了，這位生客立起來面上一條傷痕都沒有。他說道：『你真是一個勇敢的童子。這裏是給你的古爾盾；現在告訴我，爲什麼你比我會經過見過的剃頭匠要勇敢得多？』這個童子把錢溜到他的袋裏，他的袋裏邊有一打的零碎東西——一個陀螺，一把刀，一個叫子，幾粒糖果，一個鈕子，幾塊白石子，還有別的東西，這錢落在中間，就響起來了。他偏着頭說道：『好嗎，你要曉得假使我割破了你的皮膚，我不等到你碰着我，我就預備要割你的喉嚨了。』這位生客聽了就此嚇得狂奔而去。

荷蘭的教堂裏是很冷的，大田舍的地板是石的，所以也是很冷的。他們要圖適意，要使他們的腳和暖，荷蘭人就常常用一種小木頭器具，這種器具是做成匣子的式樣，有一個開孔的蓋，不過匣子的一邊是缺去的，就在這開



口處，他們放進一個小小磁罐，滿裝着燒紅的泥炭，這種器具叫做腳爐。一個人覺着冷得難受，就把腳放在這種暖熱的小腳爐上。在冬天時候，婦女們各人帶了一個到教堂裏去，她們的腳暖熱了，就拿起來放在膝上溫手。有時候這種器具也是一種十分精美的陳設品，用了雕花的櫟木做成，上面並且用有光的銅頭釘嵌成物主的名字。小孩子的椅子下面，也要放這種器具，使小孩子暖熱。小磁罐裏的泥炭，還常常用來燉茶同咖啡，使之時時在那兒沸騰。

荷蘭各村同大半的城市，每年總要舉行一次盛會，叫做開爾密斯節 (Kermis)。這種開爾密斯節的情形同英國鄉村裏的市集一樣。這種市集我敢說你們在鄉間曾經看見過的。在荷蘭國裏無論那村莊怎樣的小，在舉行開爾密斯節的時候，常常是擁擠得密的。各家都有親友來探望，鄰近的農夫們都從四處集攏來，盡量的尋歡作樂。街上擺了許多的貨物攤子，你們想要買的各种東西，都可在攤子上買到；你們並可以邀人來做鞦韆戲同圓環舞，



邀人來作吃東西的比賽同隨意的遊藝；最要緊的是你們可以吃到一種油酥餅 (Potteries) 同浪紋餅 (Wavelen)。油酥餅是一個一個的小圓餅，餅裏的脂肪很多，餅上塗了牛油同糖。這種餅是當着吃的人的面現成烘起來，吃的人就須在剛剛烘好，十分新鮮而且滾熱的時候就吃。這種餅是在幾隻放在火上，有小凹的盆子裏，整百整百的做出來的，烘餅的人把糖同脂肪和麪粉捏成的小團子，塞到盆子的小凹裏，而且一面塞，一面趕快的把已經塞好的烘成油酥餅。有一個婦人立在這烘餅人的近旁，把牛油同糖放在烘好的熱餅上面，一堆堆的分開來，每堆總有二十多個。至於浪紋餅不過是一種長方形的薄脆餅，上邊也塗着牛油。這種餅一個人總不望他吃到兩個或三個以上的。就是那油酥餅我想你們總也吃不到二十個罷！這個名字卻是又肥又美，你們以為是不是如此？

荷蘭國的人民，早餐有麪包也有牛酪——這就是說，這班人民是保守

舊式的荷蘭國習慣。並且他們是並不至於窮到了祇能吃乾麪包的。荷蘭國裏有幾處地方，棧房裏的貨物總是常常缺乏的，我有一次同農夫們喝咖啡。看見有四個人，合用一塊糖。這糖並不是平常我們所用的方塊糖，不過是一種極硬的冰糖，我們有許多人也知道的，這種冰糖的中間並且還穿了一根繩子。我因爲是一個生客並且是一個遊客，就獨自有一塊糖，不過我看見其餘各人都慎重其事的把一塊糖懸在他們的熱咖啡裏，直到他們以爲應得的部分已經融解在茶裏了，就取出來，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味。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又去探望那一家農舍。看見全屋都擦過，弄得非常乾淨，那女人們已着實做了一番工作。我照了我們英國人的樣子走進屋去，那潔淨無塵的地板上就留下了幾個足跡印，我心裏很不自在。我那女主人固然不怕再有別的荷蘭遊客來學我的樣，卻把一張紙從火爐旁邊鋪到門口，成功了一條路，口裏卻並沒有出什麼怨言，我猜上去，這是一定爲了我走出去而預備

的。

我有幾個荷蘭朋友曾經告訴過我一件拜訪客人的笑話。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去拜訪一個婦人，這位婦人有一個女僕，常常自己誇口，替她的女主人打掃房屋，總要清潔到一些兒污點都沒有。那一天路上泥濘載道。這位重要的客人，身材是不大的。這個勇壯多力的女僕開出門來，就用兩臂把他抱了起來，走進去帶他到了一把椅子前頭，把他放下在椅子裏，脫了他的木屐，換了一雙拖鞋給他穿上。須要這樣預備好了，她纔許他走進去見她的女主人。我想英國人倘若受了這種款待，怕就要麻木得幾個禮拜不開口的了；不過除非你們在荷蘭國內住過，你們總不能相信這班荷蘭的婦人，酷愛清潔到甚麼地步。這個脾氣是變成了她們的惟一的職務，並且是一生的趣事了。

## 第九章 水手同馬

小小的荷蘭全國分成十一省，你們雖然常常會讀到同聽見荷蘭這個國是極單純的，各處的景緻是呈同一狀況的，可是這些說話是萬萬不可完全相信的。荷蘭的地勢，並沒有高原低地，除去南部幾省以外，全國是一片十分平坦的平原，這是千真萬確的；不過凡是深曉得荷蘭地勢的人民，他們首經遊歷過荷蘭各地，並且考察過各地的地形，就知道差不多各省都有特徵，完全不相雷同。北部荷蘭各省，遊歷家都深曉得，在這幾省裏，那鮮明碧綠的田野，農舍的紅色屋頂，以及明朗清潔的天然風景，都頗有感人之處，可使荷蘭所有的形景，受着他們的渲染而生出同樣顯著的特徵。不過你假使往南走到了古爾德蘭（Guelderland），你就會找到許多地方是好像蘇格蘭的澤地，而且那裏的村屋同農舍，都是屋頂上蓋着草，這草是蓋了好久的了，因為草上蒙了一層最爲滑軟，如絨一般的蘚苔；在那荒涼斑白的特倫齊省（Drenthe）裏，就看見有令人驚異的怪石——大塊的花崗石，是羅馬人掘得

了帶到那裏的，用什麼奇幻的法子，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出。

在荷蘭的北部有一個省分叫做弗麗史蘭 (Friesland)，這個省分據說是最肥沃，最富饒，而且荷蘭國裏最美麗的婦人，也是生在這省的。

據說有一個時期弗麗史蘭人非常之富，甚至許多人因為要把他們多餘的金錢用去，就用整塊的金子來打成門樞，敲東西的鎚頭，以及其他各種東西，而且他們吸起煙來，用鈔票捲起來做紙捲。弗麗史蘭的婦人們所佩帶的珍飾，當然是你們能在這個國裏所找到的最值錢的了，鈕扣都是金鋼鑽做成的，婦人所戴的花邊帽底下，都用真金來襯墊。

魯華屯 (Leuwarden) 是弗麗史蘭首要的城市，從前是沿海的一個城池；不過自從築了城以後，一班人民同海水爭鬪，很得到勝利。他們得着了一塊肥沃的牧場，有十哩到十一哩寬闊，因此魯華屯到了現在已是一個內地的城市了。在這個城市裏發生過一樁有趣味的事情，我現在就把這樁事情的

顛末告訴你們。

有一天是星期五，我們正在鬧街上穿來穿去的遊逛，那時正當上市，大家都到城市裏來了，我們就一路的贊美同批評那多少衣服同帽子的式樣，正走時看見一處地方有馬匹減價出賣，就引動了我們。這隻出售的馬軀幹瘦削，神氣倒還雄駿，顯然是經過好日子來的。然而這是早已過去了，現在這一大羣的人，雖然對於這隻可憐的畜生同牠那永不願再令公衆知道的主人，有許多話嘲笑從前的浪費，卻是沒有一個人似乎肯喝價錢。這個拍賣人自己卻並不以詼諧爲侮慢，因爲他要竭力的使人開始喝價。這匹馬卻有許多特點，牠的骨骼上不過光光的包了一層生着癬疥的棕色皮；牠立在那裏的時候，四脚都灣向裏邊，牠的頭垂下了顯然是怕羞的樣子，大家公認牠是非常痛苦，這樣再要叫賣下去，似乎是一樁殘忍的頑意兒了。後來有人喝出一個價錢——三十個古爾盾，這是等於五十個先令，這個慷慨的價錢一喝

出來，大家就競買起來。他們把價錢繼續擡高，一加就是幾個古爾盾，一直擡高到了五十個古爾盾，總算是高的了。這個拍賣人用了他做生意的切口，正待把這個喝價人所喝的價錢拍下去，人叢裏有一個水手漲紅了臉自己喊出來，把這喝價加到六十個古爾盾，這是等於五鎊。這個價錢喝出之後，大家便不再競爭，她們受了這顯然的一驚，覺得這裏邊有新鮮的趣事發生，而這個水手劇克 (Cock) 在他們的驚奇聲中，聽見說這匹馬是他的了。劇克不過剛剛來到那地方，袋裏邊的銀錢充足，所以他就把六十個古爾盾交給這拍賣人的助手，自己就把韁繩放到手裏。

忽然他們又向着他嘲笑起來。他覺得自己成了大家非常注意的中心，倒也快樂，就大聲狂笑的告訴我們，他剛從哈林根 (Haringen) 來，是回來探望他的母親的。他所以喝出這匹馬的價錢，是因為要經歷一種新感覺的快樂，並且因為他的銀錢把他的袋燒出一個洞來了，這是全世界的水手都如

此的。但是他的老母親是正在家裏等着他，他就向着家裏舉步，走去牽了他的那匹垂頭喪氣的馬，背後還跟着這一大羣人，一路的在那兒笑，都一心想看有什麼新鮮的事情發生。這個水手走到了一條陋巷，就停步在一所高大的屋子門口，這所屋子裏的人聽見外面一陣嘈雜，都跑出來擠在門口，有的人手裏還抱着小孩子，要察看外面騷動的緣故，照這情形，這所屋子顯得是一間一間的分租給這無數租戶的了。現在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從這一大羣的人中間，發出一陣嘈雜的聲音來，說這少年的老母親是住在這所屋裏的第五層樓上。劇克在這時卻不因騷擾而有一些兒的驚慌，緊緊的捏住了韁繩，走進屋去，而這匹困苦不幸的畜生，也祇好情情願願的由他牽上幾條樓梯，到這老婦人住宿的地方去。這一大羣也就跟在這奇怪的一人一馬之後，慌忙雜亂的擠上樓去。講到這房裏的老婦人，戴的是華麗的金冠子，並且穿的是華麗的北部荷蘭的裝束。她是一個賢德的婦人，在她的小房間裏等她



的獨子到來。這間小房間同一間像碗碟櫥一樣的廚房，就組成她的家。真是真小，不過極爲清雅。她一聽見樓梯上有一陣奇怪的喧嘩，分明是在她的房門口，那時她的心就動起來了，不過這感動卻難以筆墨形容，祇好請你們想像的了。

劇克把這房門推開了，走進去，背後牽了這匹可怕的畜生，這時這一大羣的人中間，凡是能够在這小小的樓梯口找到了一個插足的地方的人，都擠在這房門口，不過仍舊在門外沒有進去，因爲這間寡婦所住的房裏，簡直沒有隙地可以容得下這許多人。她初時看見了她的兒子，本很快樂，後來一看見了這匹形容憔悴的馬，闖了進來，不由得又驚又怕，心中的樂意，完全給牠打消，後來她自己稍爲把心神定了一定，就高聲長歎起來，並且高聲責罵她的兒子。她的兒子買了這匹馬之後，身邊剩下來錢，要供給她的生活，等到她的兒子下次再回來，是不大夠的了，而她的兒子就因爲做了這一次可

笑的事情，在家休息的時期也要縮短了。這個垂頭喪氣的少年，到此也無言自辯。他呆呆的立在那裏，手裏握住了這匹戰慄的馬的韁繩，其時他的母親就把他袋裏的餘剩的銀錢拿得精光，他雖然很無意識的費去了許多錢，袋裏所剩的卻還不少。他的母親見了這樣情形，知道她的兒子沒有別種浪費。她就心平氣和下來，轉留心她兒子手裏的東西，怎樣處置，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把這匹馬牽下樓去，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這匹馬賣掉，可以賣得多少錢就算多少錢。這種事情說起來是很容易的，做起來就很難了。這匹畜生提起了牠所有餘下的精神氣力，強住了不肯再下這幾條峻削的樓梯，上來的時候，本來是很不情願的。這匹馬的倔強脾氣，對於這房門裏的人，顯示有禍臨之兆，這一大羣人都曉得慎重是比勇往直前要妥當，就走出這樓梯口同樓梯間來，讓這匹瘋了的馬可以自由的舉蹄揚鬣，這匹可憐的畜生後來到底爲了走五條樓梯，力乏而死。雖然有人爲這匹馬悲傷，這件事情卻並不見

得沒有使人發笑的地方。後來我的丈夫找了這水手出來，送了他一筆錢，抵償他這一次事情的損失。這人感激得很，就送給我一隻小猴子，這隻小猴子是已經被他馴練得很可驚人的了。我後來離開荷蘭國的時候，就把這隻猴子送進了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院裏去。此外他還送我一樣稀奇東西，是一隻設備完全的帆船，他費了許多時候所造成的，並且用神祕的法子裝在一隻狹頸的瓶裏——這個紀念品至今還是好好的保藏在我們英國的家裏。

## 第十章 荷蘭的城市

海牙是荷蘭的首都，荷蘭國政府同女皇的宮殿都在那裏；不過最最重要的城市卻要推阿姆斯特丹了。在阿姆斯特丹地方，女皇另外還有一個宮。她每年總要到阿姆斯特丹去徵收她應得的一部分進款，在這個當兒，她每年至少總要到這別宮裏去一次。當她到阿姆斯特丹去行加冕禮的時候，有

一個重要的政治家做了一篇極正式極堂皇的演說稿，預備她把來對她的屬下宣讀；但是那時候這位小小女皇，年紀祇有十八歲，她讀完這篇演說之後，就把來一扯扯掉。她就說道：『這篇演辭裏邊的話，究竟是不能作準的，我同我的人民既然要互相明白體會，一定就要我說出來的話，可以表示我的希望；』她並且自己寫了一篇極簡單又極懇切的短演說稿，對她的屬下宣讀，方纔把她心裏想說的說了出來，不過這在她那位政治顧問卻不以爲然了。這位女皇就是威廉美娜，(Queen Wilhelmina)她自己治理荷蘭，使她老百姓親近而受百姓崇拜的這種權術，在這件小事上也可見一斑了。

阿姆斯特丹的鄰近有一所很不好的地方，那裏所住的人，大都是極粗鄙的漁夫同工人。這個地方比較槐特察柏爾 (White chapel) 可怕的陋巷，還要不堪，一個人要是單身在那地方的街上貿然行走，簡直是危險透了，然而這位勇敢的小小女皇，居然一無護衛，驅車過境，並且還要對了這班粗鄙的

人民，露出她最慈愛的笑容來，宣諭她最懇切的訓詞給他們聽，所以這班人卻是她最親信，最忠誠的護衛。

在二十多年以前，那時這班人民比現在當然還要粗暴得多，他們那時每年在一定的日期，有一個大節氣。在這一天裏所行的各種主要事項中間，有一件名叫做拉鰻遊戲。這種拉鰻遊戲是有一條繩子橫懸在運河面上，繩子中間縛一條活的鰻魚，遊戲起來，要幾個人在繩子底下很快的划過，在繩子下過去的時候，要把繩上所掛滑膩的鰻魚拉下來。因為這種遊戲的性質，未免帶些兒酷虐行爲，所以有一次這班人民受到了警告，說下一次他們再要如此，警察就要來干涉他們。他們這一班人，是不會因為受了恐嚇，就此依順的到了下一次的節期，他們仍舊弄這個玩意兒，同時他們並且預備好了，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同警察們對抗。他們頑這遊戲正頑得高興的時候，有一隊警察趕了來，把那掛鰻魚的繩子一刀割斷，上邊掛的鰻魚還在那兒蠕蠕而

動，這個動作不啻是挑戰的記號。警察們逼得祇好調遣大隊來援助，然而還打得大敗特敗，他們都被打傷了擲在運河裏。有許多婦人同小孩，不幸也得了意外之禍，被這一大羣混戰的人東衝西突，有的被擠到河裏淹死了的，有的被大家擠倒，在人叢中，踐踏而死了的。

不過到了下半年，有一隊兵到這肇事的地方來了，都騎着高頭大馬，全身武裝，疾馳上來幫助這班警察。這班滋事的暴徒，見了反而狂怒起來。他們就動手上前去刺這班兵士的坐騎，用他們的舊式火鎗向兵士們開放，奮力的要把這班兵士打下馬來。後來這班兵士奉了開鎗還擊的命令，就對着這一團不怕死的頑民隊裏打進去，可憐其中也有許多人撞東撞西，高聲啼哭，他們並沒有一些兒背叛的意思，不過爭着要求安全罷了。在這運河的一邊，遠遠的還有一大羣可怕的人民。他們聚在一起，是因爲動了好奇之心來看這場爭鬪的，卻並沒有要幫動作亂的意思，現在是他們祇希望能夠平平安安

安的回到家裏；不過在這種秩序大亂的時候，是沒有機會可以分別誰是有罪，誰是無辜的了；這一班暴徒無論如何總要散出去的。忽然這班兵轉身過來向着這一羣看熱鬧的人。他們舉起了他們的鎗預備向着這羣人開放。並且傳令這一羣人要雙手舉起來，雙膝跪下來。然後再傳令教這一羣人一個一個的立起來，走回家去，其時他們的鎗仍舊對準了這一羣人。這一羣人都依從了。假使那時候這羣人敢道一個不字，恐怕排鎗就早已轟出去了。不過這一羣人雖然散去，還有許多不怕死的暴徒留在那裏。這一場爭鬪足是的鬧了五天，運河裏擠滿了運貨的船，把死的運到空地去掩埋，把傷的運到醫院去救治。結果法律的勢力壓服了這班粗人的蠻性，而他們的這個節氣也就廢去了。阿姆斯特丹這地方是完全建築在樁上面的。有許多長木樁打進在淤泥中間，便成了堅固的基礎，可以在上面建築。這許多木樁都有楔子緊緊的連住，非常堅固，所以樁上所載的重大建築物，能夠經過幾百年不會

倒塌。意大利華美的水城威尼斯 (Venice) 也是如此建造成功的。阿姆斯特丹的房屋，建築上面不相同的地方很多。有許多比較高大一些的房子，各扇窗上的玻璃，顏色是不同的，這許多窗子所經的年代，可以到追溯到玻璃這東西還是富室的奢侈品的時代，那時候玻璃的出產量很少，並且製出來的玻璃又都是參差不一律的，所以品質沒有一定的標準可說。玻璃上各種紫黃，綠，灰，顏色，一被窗子背後所掛的白紗幔子襯托了，就顯得格外的濃淡分明。運河兩岸的街道，大半都鋪有小塊紅磚，各所房屋裏的人，總要把自己門口一小段街道灑掃得很清潔，所以全路弄得又清潔又鮮明，猶如牛酪油坊裏地板一樣。阿姆斯特丹地方的居民，所穿的衣服，並不像那一般荷蘭農人，華麗穿了可以動人注意。他們穿的是很不好的平常衣服，像我們在這裏日常所見的一樣。婦人們沒有很美麗的容貌，很苗條的身材，男子們穿了式樣惡劣的袴子，也不能掩他們的醜態。此外還有一層，他們對於外客，是不十分



親善的，他們對着外客細細注視，總是怕受牽累的樣子。所以你們若要得到這個國度裏真正的印象，同良好的印象，阿姆斯特丹就不是可以住的最好的地方。

海牙地方的居民，穿着就要考究得多了，姿態容貌也要好看得多了，不過海牙這地方就此不像荷蘭的城市。荷蘭許多城市不合時宜的風氣，海牙是都沒有的。這地方因為海邊的緣故，就有種種好處，所以各國的公使館都在海牙。

荷蘭有幾個小城市非常華麗，不過那地方的居民，卻大概總是十二分的不配住那樣華麗的地方。在西蘭 (Zeeland) 地方有一個城叫做中央堡 (Middelburg)，此城很能吸收遊客們的注意，因為那地方的風景本已很好，而許多鄉民着了賣牛酪油的衣服，從農場裏上市來出賣牛乳同奶油的時候，都歡容滿面，因此路上的景色也就增輝不少。

還有一個城叫做康平 (Kampen)，這地方有一個「笨地」的壞名氣。荷蘭人都說康平是一班蠢才所住的，凡是關於愚笨的故事，總猜想是在康平地方發生然後傳出來的。古來相傳，這地方的居民從前造了一隻市政廳，完工之後，設宴請客，慶祝開幕之禮。這一座屋宇造得似乎很精緻，一班當地有名的人物在四週走來走去，上下察看，結果都以爲這所房子雖然是一所莊麗的大廈，卻總有些兒奇怪之處，不過他們都看不出奇怪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廚子的幫手，那天從阿姆斯特丹來到這地方，他就從幔子裏邊偷看出去，幔子裏邊正在忙忙碌碌的預備筵筵。他回去時候一路的冷笑。他說道：「他們的市政廳是沒有窗子的！」這是確實的，樣子覺得奇怪，就因爲這緣故。建築師忘記了留出窗子的地步，而所有康平地方的有智的領袖人物，竟也不能夠看出來！

還有一樁故事同這件事情差不多，相傳是出在意丹 (Dordrecht) 地方的。意

丹是北荷蘭的一個小城，離阿姆斯特丹很近。那地方有一所巍大的禮拜堂，但是進堂的惟一入口之處，卻是在側面的一扇小門。原來那位建築師等到全屋造成之後，纔發覺他忘記了留出大門的地步。

## 第十一章 著作家同美術家

荷蘭雖然是這樣的一個小國，並且爲了要保持她的存在，一方須得對付各大國，一方又要同她的仇敵大海爭鬪，然而世界上在智識界同藝術界上聞名的一班偉大人物，其中卻有許多是出在荷蘭的。你們總已見過荷蘭國有高等人物，足以代表她在海面上同陸地上的勢力。荷蘭人在文學方面著名的有伊拉斯莫斯 (Erasmus)，這個人在十六世紀到過英國，並且是湯姆 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的朋友。還有兩個大著作家，一個是格老秀斯 (Grotius)，一個是蒲而哈維 (Boerhaave) 有一個少年悟道的僧侶名叫湯姆

斯肯匹斯(Thomas à Kempis)著過一部書叫做「基督的模倣」(Imitation of Christ)也是荷蘭人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及十七世紀初期以著作得名的卡次牧師(Father Cats)也是一個荷蘭著作家，這個人至今還有人道着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他的格言，他的寓言，以及他的有趣味的短篇故事。這短篇故事是篇篇都有一句關於道德的格言的。他所以要著作，差不多是完全爲了要增進民衆的道德，所以他的著作近可比諸莎士比亞的戲劇，遠可比諸伊索的寓言，一樣的能夠世世流傳，不掉其中的精言要旨。

還有一個著作家名叫穆爾瑟都立(Murthali)，這國人去世還沒有幾時，他曾在荷蘭極重要的殖民地東印度羣島，居過多年的要位。他所著的書裏邊，描寫土人的生活非常透徹。因此有許多土人的惡習慣，都廢掉了，土人們有許多困苦不便的地方，也都因爲他的指點而改良了。在荷蘭的著作家中，我所最希望你們知道的，是腓特烈梵伊藤(Frederik van Eekelen)。這個人

的著作，在其他許多著作之中論起來，也可以算是歷來各家所著最能引人快樂的一種兒童讀物，這部書叫做小約翰 (Little John) 至今還沒有譯成英文。這部書是故事體，講一個寂寞的童子，同他的父親住在一大房子裏，他因為沒有同伴，就同動物做起朋友來了。有一天來了一個仙人，把他變得非常之小，並且傳授他一種法力，可以聽得懂各種飛鳥，野獸同昆蟲的言語，以後書中所講的，就是這小約翰到花間草裏以及兔窟之中去探險的種種奇聞異蹟。英文的書除彼得獵神 (Peter Pan) 一書外，沒有一本書同這本書相像的。我希望有天我可以把他譯成英文，使英國的小孩子也可以有同克雷因約翰 (Kleine Johannes) 一游新奇境界的樂趣。

這幾個人不過是荷蘭著名的著作家中一小部分罷了。還有許多別有的學問的著作家，他們的著作也許你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許多名字，又累累墜墜的，不容易使你們記得住，所以我也不提了。

至於講到美術家，卻無需乎從荷譯英的，他們表現他們美感所用的工具，是古今中外都不謀而合的。荷蘭已經出產了過額的天才畫家了，你們一生之中，總可以常常聽見人家稱頌和討論他們的畫的。

在最古的美術家中間，荷蘭有兩個大宗教美術家，一個名叫梅慕林 (Memling)，一個名叫梵意克 (Van Eyck)，他們都是弗黎密許畫派 (Flemish School) 中人在十六世紀同十七世紀時候，荷蘭有許多第一流的美術家，他們的作品，聲聞世界。其中有一個名叫賢梵史國雷 (Jan Van Scorel)，這人死於一五三八年，曾經畫過幾幅巡禮圖，描寫十六世紀巡禮者從荷蘭旅行到耶路撒冷去的故事，畫得頗為神奇。

還有一個是法郎哈爾 (Frans Hals)。林布蘭 (Rembrandt) 之外，就沒有別的畫家可以同他匹敵了。他是一個心廣體胖的快活人，錢財豐富，兒女衆多，妻子也是一個胖子，心情也和他自己一樣的和善。他自己隨意鬧着算

是信教家，每夜總要做做禱告，在禱告的時候，總不忘記懇求上帝帶他到天堂上去。他的門徒知道他有這個習慣，並且知道他們的先生很寶貴自己的生命財產以及許多幸福。他的牀鋪是在他的書室之中，有一天他們把四條繩子縛在牀柱子上，再穿過天花板上的轆轤，曳到房外。法郎哈爾正值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回來，吃得酩酊大醉，就上牀睡覺，心中非常滿意而快樂，臨睡之前，在牀上仍舊把平常的禱告之詞背誦。他正高聲禱求上帝帶他上天堂去的時候，覺得他的牀漸漸地祇管向上移動，真要上天去了，法郎不覺狂駭起來，就央求道，「呀！天主啊！現在且不要帶我上天堂去咧！」這班惡作劇的門徒就突然把繩子一鬆，碰的一聲將他放下，我想法郎經此一番戲弄，總有一會不敢吃得十分大醉再睡覺的了。法郎生於一五八〇年，死於一六六五年。他死了之後，他的妻了還活了許多年。

還有一個人叫賢史蒂痕 (Jan Steen)，也是這一流人物。他爲了自己的

娛樂起見，就畫畫，或者自己學做酒，他做做酒就開起酒店來，自己降格做了酒館的傭保，我恐怕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他有一個顧客了。他有時吃自己做的酒，覺得味道不好，就畫起畫來，拿畫出去當錢鈔使用，去酒棧裏買酒來吃。他畫的畫雖然常常是偏在指摹社會生活情形一方面，他的畫法卻是奇特可愛，並且很有工夫。

機刺德陶 (Gerard Dow) 也是一個大美術家，生於一六一三年。他是大畫家林布蘭的門徒，不過要從他的畫法看來，竟不容易猜度得出。他細密的工夫，真可驚人，據說他曾經費了一星期的工夫，祇畫好了一隻手。他死於一六七六年。

披德提呵 (Pieter de Hoogha) 也生在這個時候。他所畫的畫，同許多荷蘭大畫家相同，也都是平常生活的情形。他有一件奇癖，就是歡喜在他的簡單畫景裏，塗上一點鮮明燦爛的顏色。



法郎哈爾有一個門徒名叫梵特赫爾斯 (Van der Helst)，是一個畫肖像的名手。

阿爾伯古伯 (Albert Cuyt)，生於一六〇五年，死於一六九五年，長於畫山水和動物。

尼古拉梅 (Nicholas Maes)，生於一六三二年，是林布蘭最得意的門徒。他善於畫室內景物，同製造各種日用品爲生的下等人民。

竇爾夫的梵米耳 (Van Meer of Delft) 生於一六三二年，死於一六七五年，也是一個荷蘭的天才畫家。

我相信你們一定聽過林布蘭這個人，因爲他是荷蘭古今首屈一指的名畫家，他於一六〇六年生於來丁 (Lyden)，他的父親是一個磨廠主人。他小時候由父親送到一個大學裏頭去讀法律，但是這個童子一些兒不肯讀書用功。他決心要專門研究繪畫，他的父親深曉得他天性既是如此，不可遏

制他，就改送他到一個名叫梵史懷納保 (Van Swanenburgh) 的畫師家裏去習畫。那時他大約是十六歲，已經聰明得不得了，他的父母就立刻又送他到阿姆斯特丹，然而他所會的技能，已比他所有的先生還要高一些，他就回到家裏，獨自研究繪畫。他在來丁地方一路練畫，一路還教別人，這樣的過了幾年之後，再到阿姆斯特丹。他生平の傑作，大半是就在這一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裏畫成的。他的傑作不能在這部小書裏邊細細的描寫，不過我可以舉幾幅使你們曉得曉得。一幅是守夜圖 (The Night Watch)，一幅是解剖學之一課 (The Lesson in Anatomy)，在倫敦的國立美術館裏，有兩幅他自己畫的肖像，一幅他畫的老婦人，畫得很奇特，還有幾幅別的畫。我曾經告訴你們，來丁是這位不可思議的才子的生身之地，但是說也詫異，來丁地方竟沒有這位本鄉大人物的片紙隻畫。然而來丁的博物院裏卻有一萬隻鳥類的標本咧！或者這一些可以彌補來丁人民沒有林布蘭的畫的缺恨，你們以為

怎樣

現在我來講一樁比畫的故事給你們聽聽，從前有兩個荷蘭的畫家，賭賽誰能畫出最逼真的畫來。他們就盡其所能的畫出兩張非常畢肖的畫來。於是兩人既已預備好了，就請公證人來判斷他們所畫的優劣。第一張畫是一盤菓子，畫得同真的一模無二，甚至鳥都要飛來啄食了。在場的人都極力稱讚，以爲這一片畫這樣好，這個畫家一定占了優勝。這班公證人就轉過來看那一張，心裏都替那個畫家惋惜，因爲他們以爲那張畫一定比不上第一張畫。他們看見有一幅鮮明厚實的花布幔子掛在畫的前邊。這班公證人都等着那個畫家把畫拿出來給大家評看。他們看他不去動那幅畫前的幔子，他們就自己互相議論道：「他是被對方的勝利壓服了；他自己曉得沒有勝的希望了。」先前那個美術家自信已占優勝，就伸手出來去拉開那幔子，誰知並不是幔子！原來不過是畫在布上的，實在酷肖已極，以致大家都被瞞過

了！這段故事就此告終，並沒有提起究竟判定那個占優勝。

荷蘭的畫學並沒有成爲陳蹟；現在仍舊有許多美術大家，不過沒有第一流人物罷了。這幾個人中間有一個名叫約瑟伊茲刺亞斯（Joseph Israels），專畫漁家生活；一個名叫安東毛扶（Anton Mauve），善畫山水；一個名叫梅達（Mesdag），善畫海景；一個名叫布賴登納（Breitner），是荷蘭印象派的各畫家之一；一個名叫布倫黑（Blomert），善畫農家及漁家的生活；還有一家奇特的三兄弟——名叫雅各馬利（Jacob Maris），威倫馬利（Willelm Maris），馬瑟馬利（Matty Maris），都是美術家。雅各馬利是道特雷許（Dordrecht）派的畫家，威倫馬利是山水畫家，馬瑟馬利是浪漫派的畫家。第三個差不多是完全獨居，沉湎在他的夢想之中，而他的畫卻受許多狂熱的愛美術的人的稱讚。

## 第十二章 荷蘭的一個農場

當我們在荷蘭居住的時候，我同我的丈夫曾經有過一回冒險的事情，這件事情我要講給你們聽一聽，因為藉此你們可以曉得一些農民家庭生活的情形，和他們待人接物的懇摯之心。這件事情是在這一年的春天。我們從古德蘭的南部一省中一個小村出發，作一個長途的鄉間旅行。我們經過了幾哩路的秀麗的鄉郊，這一帶鄉郊顯然是剛從洪水的手裏奪回來的。有許多田裏邊都鋪滿了野花，其中有紫蘿蘭，水仙花，山谷裏所生的百合花，野玉簪花，以及其他種種，我所沒有看見過的花。兩邊一帶的園地上，都種着嫩樹，一行一行之間都有很小的運河分開。我渴想走下我們坐的雙輪馬車，到這些田野林間去遊散遊散，一路拾些芬芳的春花。那一天正是春光明媚，美景宜人，我就想到在這春日送暖之際，閒遊賞目，定比坐在車子裏，不住的受那顛簸之苦，要快樂幾倍。因此我們就下了車子，把御者所說的天氣將變，並田野裏是不平安的警告，丟到九霄雲外，一會兒那御者已經遠去不見了，我

們就雀躍而行，猶如打了勝仗而凱旋一樣，一路俯身擷取那芬芳撲鼻的珍寶，這些珍寶似乎是在這冷靜的地方自甘廢棄一般。我們沿了小小的樹林前進，雖然地土有些泥濘，此外卻一無所礙。我們達到了小溪就跳過去，十分快樂的採花，一路望了那條大道。但是冒險之神在這田野之中一時把我們捉住了。在那幾畝的碧綠草原過去，我們望見遠遠的有一所農舍，屋頂上蓋着草，看去好像最柔軟的紫蘿蘭，農舍四周有許多景色，都可入畫。介於我們所站的地方同那所農舍的中間的幾片田裏，有幾隻母牛正在那兒吃草，這些景象可使我們深信，那地方是至少已經從洪水的手裏奪回來了，因為既然母牛們可以行走，當然我斷定我們也可以行走。況且我早已覺得十分力乏，要想享一享休息的快樂，並且要想在那農舍裏吃一杯牛奶，到了那所農舍裏，我們當然還可以得到一種車子，載我們到以前預定的目的地去。

照了我們這樣的打算，我們就向前出發。但是要循一直線走到那所農

舍，我們馬上覺得到了題目以外去了。我們因爲要越過那用來分田劃界，同英國的籬笆相仿的狹運河，就必須時時繞大圈子去找小橋。地土是非常之軟，一會兒工夫，我們的靴子已經因爲上面沾滿了泥，就加重起來了。這所農舍是仍舊是遠遠在望，其時我們走到了一片水的旁邊，四岸都曲折不齊，水面上一半覆了雜草同蒲公英。這水顯然不是分界用的運河，因爲既不方正，並且也是很狹；但是要避免水道，就須繞一個大圈子，所以我們就聳身跳過去。一跳之後，我們方曉得這片水果然不是運河，不過是這塊剛從洪水手裏奪回來的地土上的一處窪地，而且水面頗廣，表面上看去似乎很小，誰知這許多瞞人的野草山花，遮卻了一大半去了。我們隨了跳下去的勢子，就把我們兩人的四條腿都陷入一個帶水淤泥的深池裏頭去了，並且我們要想拔足起來的時候，我們是已經浸在這泥澤之中，差不多陷到了膝蓋了；假使我們緩緩的涉水過去，總不致於吃如此的大苦的。我們兩人互相注視，雖然

處境甚憂，倒反好笑起來了。老實說，我們那時的身上，一定是很有趣的，因為我們身上塗滿了黑泥，敷了種種的野草，草裏邊還有各種看得見的水蟲，正在那兒爬行。我們就慢慢的拔起足來，緩步前進，而且常常我們的腳幾乎要很快的陷進泥裏去。太陽是在沉下去了，春日的暖氣是過去了。當此又幽靜又寒冷的黃昏，我們身上的衣服又都被水浸透了，覺得寒徹肌骨，好不難受。

後來我們到了，我們的目的地，走上那條清潔的大道的時候，我們是困苦萬分，並且拖泥帶水，弄得不成樣子的了。這條路直達農舍的鮮明碧綠的門戶，門外有一短行的木屐，分明告訴人家這農舍內部是清潔無塵，進去的人常常要在屋外脫了木屐，光是着了襪子走進去的。

我們上前敲門，兀自有些畏縮不敢向前，門開出來，見是一個豔麗的婦人，戴了金冠子，這金冠子表示她是生在北部荷蘭的。她目中見了我們這種齷齪的樣子，就揮手令我們走開，我們就將所遇的種種情形講明給她聽，她



就把我們兩人一拎拎在手裏，好像我們是兩個頑皮的小孩子一般，她同她的女兒領我們到一間外室（附於正屋的小屋）裏邊，幫我們脫去我們足上的靴子，以及我們種種可以省去的衣服上的零件，她的女兒年方十六歲，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其時我們已經把外面的一層泥污自己剝去，她似乎可以減輕了一些料理我們的責務，她的丈夫是一個體格魁梧，性情和善的人，身上裝滿了許多金鈕扣，他的絨布外套上，凡是可以裝鈕扣的地方都裝上去了。他走來料理我的丈夫，他就領我到一間溫度極低，裝飾極幽的起坐間裏，並且從幾隻寬大的衣櫃裏，搜出一件寬大的衣服裹在我的身上。我很快樂的又跟他到廚房裏去，這廚房也可說是起居室，到了那裏他給我吃了一杯熱的糖酒，裏頭和有檸檬汁，這是她的女兒早在那兒預備好了的，一會兒我的丈夫來了，渾身換上這個農人的上等衣服，這衣服處處嫌大，他的那付怪樣子引得他們全家大笑。

這一夜我就初次睡到。我從前所講過的壁櫥或牀榻上，我生平也祇睡過這一次。這壁櫥牀是悶不通氣的，我們力乏到如此，仍沒有好好的睡着。我們這樣胡亂的睡到次日早晨五點鐘，就不能再睡下去，因為其時種種嘈雜的聲音，表示這一家的人都已起來做事了。我的丈夫就披上一條絨布，小心翼翼的開了那到廚房裏去的門。他們夫妻二人同他們的天真爛漫的女兒，方坐在那兒吃早餐，旁邊還有幾個雇來的長工。這頓早餐是簡單的，不過麵包，乾牛酪，同咖啡而已。我丈夫的奇怪樣子一出現在那門口，又引得他們大笑特笑，吃吃私笑的也有；不過我的丈夫卻忍住了，同他們說要我們自己的衣服，庶可穿了衣服起來。我的丈夫這樣說了，我們的衣服就拿到我們面前來了。衣服已經乾了，並且已被他們刷過，不過昨天冒險的痕跡，還明明白白留在上面。我們就把這皺縮的衣服，姑且竭力的打扮起來。

恰好沒有鏡子，否則我們照見了自己的穢影，一定要作惡了。一塊有斑

點的肥皂，是這好百姓供給我們的惟一的化妝品，他們也許有一把梳子，不過我們並不要借來用。我們草草率率的整裝完畢了，就腩腆地走進起居室裏，看見這起居室裏除這農婦自己以外，沒有別的人在。這間房間大可入畫，天花板頗低，橡木的橫桁上掛了豬身上的各種骨節，掛的地方泥炭的煙可以薰得到。有幾條小乾魚剛剛掛在那大煙囪的底下，還有一隻鍋子用粗鐵鍊子掛起，下面生有一盆炭火，方在燃燒，火焰清明，火勢和緩，發出一團熱氣，對於我們尙覺力乏的回渾身酸痛的身體，是最相宜了。我們拉上兩把椅子到爐子旁邊坐下來看這位女主人替我們弄早餐。咖啡是已經預備好多時了，那隻盛咖啡的亮銅罐，安放在一隻陶器上面，陶器裏面裝滿了還在燃燒的餘燼。這個爐子名叫化鍊鍋，有時候是用金屬做的，不過因為這陶器爐子做的式樣繁多，顏色，也有許多種，並且光澤鮮明，所以就格外受人歡迎了。我們這一頓吃事，比較實質一些的部分就是乾牛酪同粗麵包，講到適口方面，

有一種黑小麥做的麵包，切成薄片，說是滋補養生的，不過質地粗糙，外觀也是不好的。我們所吃的咖啡，既沒有糖，又沒有牛奶，並且又是非常之濃。這頓早餐的味道，卻是并不可口，不過至少可以提起一些精神。這位女主人隨便選給我們什麼東西，我們應當感謝，因為她實在是仁慈到了極點，此外我們甘受責罵，不敢贊美的了。

當我們早餐的時候，我們就同她及她的丈夫非常友好起來，因為這位農人已經走來張望我們，並且問我們睡得舒服不舒服，我們吃完了早餐，他就領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的各處，指示我們看，他的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馬房牛棚，以及他的運輸用的車子，這些車子有的都是式子極古的，外表卻十分華麗，其中有一部鑲金雕花的雪車，還是路易十五時代的東西，是他的祖先所造，一直傳到他手裏的。我們又去參觀那磚地鮮明的牛乳房，那地方有一隻大的藍盆，裏邊的牛乳方在閃閃生光，還有一隻攪乳器（攪乳成奶油

的器具，看去好比一隻極高而細，並且色澤鮮明的琵琶桶，這種攪乳成爲奶油的法子殊爲奇特。有一塊木板是割得同這桶口的大小一樣，上面再平平滑滑的鑽了孔。這塊木板同一根長桿子緊緊的連在一起。於是把這木板插進桶裏去，再用非常調勻的手法把牠上下攪動，一直攪到牛乳變爲奶油爲止。

到了牛棚裏邊，我們當然讚美這肥滑的母牛，而可憐那些預定交給屠夫的小牛，這些不幸的畜生是關閉在一種木籠裏，朝牆放着，這種籠子的用處，是不許這小牛走動。這些小牛總要這樣的關閉了幾個星期，在這幾星期裏就在籠裏喂牠們，一直喂到肥得足以在市場上賣得出大價錢爲止。用這種法子，不消說得，是要使小牛肉的味道好，否則也不這樣了，不過一個人就要想到，假使這苦惱的畜生在牠活的幾個星期裏，讓牠稍爲自由一些，這種小牛肉也不見得就此味道要差了一些。小牛肉在荷蘭是推爲味道最美而

且還是最有滋養料的肉類。通常病人總吃小牛肉，酒席上面也常常有小牛肉，至於這種小牛肉是否不容易消化是絲毫不管的。這比英國的小牛肉確是好，我親自嘗過，或者這就因為那種酷虐的養肥法的緣故，猶如養肥的蘇利雞 (Surrey fowl)，比較平常穀倉門口的雞，味道要優美到許多一樣。

經過牛棚門，我們又走進了起居室，又吃到咖啡，這一回是用以前我會經講過的冰糖，我已經講過，在荷蘭糖價是昂貴的，而現在我可以再加一句，鹽在荷蘭所有的小鎮小村裏，質地是非常之劣的。鹽質既糙，並且總是泛潮的多，用起來甚為不快。而且祇有一隻鹽缸，又沒有調羹，就算是足以供給滿桌子的人用的了；所以各人把塗有肉汁，雞蛋或其他食物的刀，往鹽缸裏一挑之後，這鹽是簡直看着不想吃他的了。

我們把屋子的四週看過來的時候，我看看那掛在牆上的一座好玩的古鐘，看見離九句鐘還是不過幾分鐘，這座鐘是一座奇怪的鐘。有兩隻影畫

的金屬製的人魚，氣概儼然的裝飾着捲髮同花圈，這花圈我猜想是海裏的雜草，鐘擺每擺一次，人魚就在一片畫出來的海裏升落一次；其時鐘打九下了，聲音滯濁而不悅耳，那時有一隻海豚出現在海平面上，把他那連接起來的頭，連點九點，推測上去，總算是向這嬌麗的人魚行禮，這人魚當鐘鳴的時候，……或者我應當說當那海豚每點鐘向人魚行禮的時候，就停止那單調的動作。這農人同他的妻子見我們稱讚他們這座鐘，頗爲快樂，這座鐘顯然是一個司家之神。

這位農婦旋即把她所有之寶物給我們看，先看各種珠寶，都是綴在她的冠子上以及飾在她的頸練上用的，再看就是冠子，又看她的祖母的金冠子，這頂冠子收藏着算是傳家之寶，她同她的女兒也各有一頂相仿的冠子。這種值錢的金冠子，是依了一個人的頭寸打出來的，在帽子頂上開有一洞，以通空氣。女孩們大概在行堅信禮的時候，就把這冠子給她們了。這種金冠

子戴起來如果面上不裝飾，例如在婦女們料理家務的時候，外觀殊爲駭異。冠子的面上是揩擦得光亮到了極點，四週的景物映在裏邊，都成奇不可比的形狀，太陽光線一照上去，更是十分的光華耀目。

他們又教我們看那掛在牆上的鐵製檯面，檯面的兩面都雕飾得甚爲精緻。後來他們又拿出家庭裏讀的聖經來，我們就胡亂稱讚一下。這本書是藏在一隻精緻的桃花心木匣子的深處，他們恭恭敬敬的把牠拿出來，再把外面包的一層白色亞麻布除去。這本書是用黑色皮面裝成一巨冊，四角都用手工做成的厚銀包皮包住。我們謹謹慎慎的把這書打開來。這書上記有一七〇八年的字樣，其中並載有這農人家族從那年起的歷史。這本書有幾種常常用的痕跡。隨便什麼人總料不到這本書會引起一種感動的，因爲從這本聖經裏邊，這位和善的主婦抽出一束金黃柔軟的頭髮來，是從他們的已死的小兒子頭上割下來的。他們夫婦倆祇生過一個兒子，現在是死了。她



兩眼流淚，唇吻顫動，把他們以前所經過的不幸的慘劇告訴我們。他們一共生有六個小孩，至今祇剩得一個女兒是養大了。這農人也悲傷得只是連連搖頭，並且告訴我們他覺得怎樣的難堪，因為他沒有兒子承受他的富厚的農場，並且在他自己已經過世之後，他家族的舊名也不能繼續了。

我們就說他們的女兒的婚事，一定美滿，要想打動他們，使這一對老夫婦快樂。我們說等到結婚以後，在將來的日子裏，他們的屋子裏就可住滿了令人歡喜的外孫了。這個愉快的希望，似乎使他們高興起來了，不過這農人還在那兒講得很不高興的，說這將要過去的舊名，這舊名同那農場一起已經過了差不多二百年了。

我們四面看下來，尤其是因為察出這一家是小康之家，我們爲了他們的款待，要想出錢，是一件難事了。我們說到要雇一部車子，載我們到最近的城市裏，大約有十五基羅邁當的遠近，那時候我們就提起要付錢，但是他們

深深拒絕，知道休想付錢的了。實在我們的幾位又有機智又有教育的居停，告訴我們說我們的這一次作不速之客，在他們的寂靜生活中，他們是很歡迎的，并且將來假使我們再會走得這樣遠的去看望他們，他們是一定快樂的。我深曉得他們的命意所在，假使我們再要去遊歷這野外的地方，他們就要更親熱的歡迎我們了。

我們這一次的冒險，使我們同這一家模範的荷蘭家庭結下一個深交，我們因此反自慶幸。我們又吃了些咖啡之後，這農人就把兩匹馬套上他的最心愛的馬車，這是一部有篷的四輪車，同時我們就向這位農婦同她的女兒恭恭敬敬的告別。我們互相握手了很久，我們纔登上馬車，神閒氣足的馳驅而去。我們要到最近的城市去，路上崎嶇不平，而這兩匹壯健的佛萊米許馬（Flemish horses）在地上輕跑，緩馳，極其平穩。

我們到了一家小飯店裏歇下來，這家飯店顯然是這位農人的熟地方，

我們就在這旅館裏留下了一件動人聽聞的事蹟。他把我們的冒險事蹟講了出來，在一班又矮小又低賤的鄉人面前，細細的講論得津津有味，這班人方在我們這位好友請我們吃點心的一間咖啡室裏，狂吸濃烈的雪茄煙，并且打彈子作樂。這位農人誠樸之性同天然的禮貌，不過煽動了這一羣人的粗俗舉動，他們儘望着我們，吃一口東西的時候的間斷都沒有，後來竟毫不遲疑的坐到我們一桌子上來了，口內的煙噴出來，一直鑽向我們的喉嚨，有的比較滑稽一些的人，當這和善樸實的農人講述這段事蹟時候，就說出粗鄙的笑話來，大家都哄然大笑。後來這一頓點心吃完了，我們的朋友就同我們分別，帶着親切的消息，親熱的謝意，給他的妻子去了。

### 第十三章 舊式服裝

荷蘭國度雖小，各種事業的進步卻很速，惟有對於服裝的式樣，仍舊守

舊甚力，這卻是奇怪。在英國像隨便那一種足以表現一國的服式，已經沒有了。遺留下來最後的陳迹便是鄉下人所穿的粗布外套。在威爾斯(Wales)的幾部分我相信一班農婦們有時候，或者要戴那古時的高帽同穿那古時寬大的背心，蘇格蘭高地(Highlands)，有人還穿短裙子。在法蘭西就有布勒通人(Bretons)——最少在布勒塔尼(Brittany)極偏僻的地方的人——穿一種特製的服裝，不過大半都極簡單的，而在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國，你們仍舊可以看見有少數的鄉下人，他們有一種心理要保守他們特殊而合適的衣服，不情願換上那仿效現在新式的價廉而物不美的衣服。不過把西歐這種人民攏總聚在一起，也沒有荷蘭一個小國裏的那麼多。行經這塊地方的時候，你們可以遇見至少有二百種的特別服式，各種都包有一頂帽子在內，帽子的樣子玲瓏的也有，美麗的也有，而這種服式還不是奇特出衆的樣式，不過是一村的居民，全體都穿戴的而已。近來幾年內，荷蘭

人對於這件事情，似乎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意了，一班父母們自己雖然穿了饒有古風的衣服，風度妙麗，可以入畫，卻在那兒鼓勵他們的子女採取近時的醜怪的服裝，所以我恐怕在一兩世以內，荷蘭的特別服式要大大的減少了。

然而有幾處村子卻始終可以保留這種服式而不廢的，因為他們的服裝是他們的宗教上的一種外表，因此不會如此容易的把來改掉。例如在伏倫丹地方，所有天主教徒都穿一種特別的服裝，並因那地方的居民差不多是完全信仰天主教的，差不多人人都穿同一式樣的衣服。一班穿普通衣服的少數人民就是別種教會裏的教友。有一個島叫做馬根 (Mariken) 與伏倫丹毗鄰甚近，不過各種風尚卻完全相反，那地方的人民，都是路德教會裏的教友，穿的也是一種特殊的服式。

一班贊成廢棄舊式服裝的人所持的意見是，舊式衣服太費，不便利，並

且形狀可笑。就這一點而論，卻就要各人聽自己的主見去判斷了。

各項裝束上，最精緻的就是帽子，帽子把頭髮遮了起來，並且把面部襯托出來。所以帽子有一種很可以加增美態的效果，你們總也能臆想得到的。想一想，英國那一班做傭僕的少女同一班工廠裏的少女，他們都掛了長大的流蘇，戴了粗俗的帽子，再把他們同荷蘭的農家少女比較優劣，這班荷蘭的少女是十分明慧的戴了美麗的花邊帽子。照英國少女的打扮，就是最俏麗的面孔也要看得很是平常，照荷蘭的打扮，即使最粗陋的也會減去幾分醜態的。

不過我們必須從這種媚術方面，轉向到這人民日常生活裏的其他各項。

荷蘭的小孩子，個個都要鼓勵他去看守寵愛的鴿子同斑鳩，人民都相信有了一對斑鳩，就可以安安穩穩的避免風溼症。

童子們常替飛鳥造了精巧的小舍，並且很謹慎的訓練他們，甚至於還教他們幾分可惡的狡計，去引誘別的飛鳥也投進那棲在屋頂上的油漆鮮麗的鴿子棚中去。小孩們對於裝飾術的嗜好，在狗舍同鷄棚上面就可大大的顯了出來，他們在狗舍鷄棚的四邊畫出條紋來，算是砌得很好的磚牆，並畫有掛了精緻的幔子的窗戶。狗舍的進口處常常畫上一重油漆鮮明的門，門上並有門鈴和敲門鎚；甚至於還有名字牌子，在三角牆頂上還有煙囪頂筒，以及一個定風針。

荷蘭的小孩子同英國的小孩子，在習慣和風俗上面是沒有多少差別的。荷蘭的一切遊戲同英國的遊戲非常相似；不過從荷蘭的天然情形而論，有幾種遊戲，荷蘭小孩子頑得要比英國小孩子高明，而在英國卻就沒有好機會養成這種技能。就拿滑冰來做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荷蘭的小孩子，差不多在幼稚時代個個就是滑冰的能手了，而十分幼小的孩子們，運用他們

的粗具形體的雪車，也有驚人的巧技。在冬季裏大家最嗜好的遊戲，就是行駛冰船。一隻滑木很長的雪車附在船後，不啻加上一扇大篷，運用一得當，這些船在冰上溜過去，速度非常之大。巨大的須得海常常冰凍起來，結成一片廣大的表面，可以用做這種遊戲的場所；不過這已冰的須得海如此之大，又不見得處處都是結實的，所以一個人如果不循着那滑冰熟手已經勘定的路線走，卻是非常危險。有一個住在伏倫丹小客棧裏的英國人，獨自從伏倫丹滑冰到馬根島去，雖然中間安穩的路徑已經是很謹慎的標記出來，並且時常有人試驗過的，他卻偏要隨自己的意思滑去。差幸這個人尚有一線生機，有一個荷蘭人也是在已勘定路線以外滑冰，要想試驗兩邊的冰安全不安全。他隱隱聽見了一種聲音，心想一定是有人有難，就向發聲的方向滑去，剛剛趕到，救出這個英國人，否則這個人一定早已溺死了。

當這須得海像這樣的冰凍起來之後，這班窮苦的漁夫就到了艱難困



苦的時候了。有時候三個漁夫或四個漁夫聯合起來，在冰上面打穿一個大洞，在洞裏邊捉魚；不過這也是一種冒險的事業，危險的程度，與平常在風雨最烈的天氣裏捉魚，是一樣的，因為說不定忽然會有冰雪融解的事故發生，那時漁夫們立足的冰就會碎裂開來，並且不待他們覺察，大冰島飄流出去，這班漁夫就許帶到了北海去了。看了這種冰慢慢的融化開來，並且知道萬萬不能有救的了，這是怎樣的可怕啊！可是一到冬天仍然有漁夫來取這九死一生的機會，差不多其中總有幾個受到凶險的結果的。

沒有多久以前，有一件可怕的新聞，述及一艘名叫柏林號的輪船，在荷蘭海灣外邊沉沒的事情。這件事情發生在夜裏，這隻船一時失了自主之力，衝到了一塊冰山上，全船撞裂爲二，當夜的慘聲嘈雜，秩序紛亂自不必說。這時候已可望見陸地了，這一撞之後，送命的有一百多人，還有一些人停留在破船上邊，後來給荷蘭的救生船員極盡英雄的能事把他們救出，這班救生

船員還有一大羣的人做後盾，都是自願來做幫手的，其中並有荷蘭女皇的丈夫在內。有三個婦人還留在船上；他們不敢冒險從那條長繩上攀援過來，其他留得殘生的人都沿着這條繩子趨向平安的路上去了，而這班勇敢的救生船員，竟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救這三個婦人。在這一點上，有一個荷蘭人名叫甲必丹史潑林 (Captain Spiering) 的，可以算是世界衆英雄中的一個了，因為他身臨這差不多食人欲盡的洶湧大海，冒死攀上破船，居然成功，把這情願聽命死神而不行險傲倖以逃生命的三個可憐的婦人，救了出來。

柏林號輪船的破沉是一件巨大的災情，世界文明各國都同聲悲歎。咳，可嘆啊！每年冬季裏，荷蘭沿海各漁村裏，總有幾小隊的漁夫，因為要想贖養他們的家族，就冒着萬死，以到那危險的大海中心去捉魚。每年冬天總有許多漁船一去不回。他們的妻子和情人可憐在家裏望眼欲穿，儘着等候，到後來也祇得打斷了想望的念頭。但是這些窮苦的人的命運就極平常了，從來

沒有聽見別人談起過什麼；救恤金也沒有頒發過，皇家也沒有過撫慰之情到他們的悲痛的戚友之前；但是這種海裏的慘劇仍然時時發生，那悲慘的情形何亞於柏林號碎沉的情形，可是這隻船因牠的宏大同俄頃的災禍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

同是這片暴戾的大海，在夏季裏看看似乎是平靜而和平；彼時波平如鏡，水光明燦，海水緩緩的在什文寧根（Scheveningen）及其他佳麗的濱海諸城市的沙灘上激蕩着，從這種最和緩的情勢看來，好像這海是無可懼怕的，不過要曉得她是要興起可怕的波浪來的，這波浪已經吞滅過無數的生命了。

## 第十四章 荷蘭的牛酪

荷蘭人很少用煤來做燃料的，煤在荷蘭價甚昂貴，用起來非常之費；而

且必須自遠道運來；不過除此以外，他們有一種極好的代替物出在他們自己的國裏邊。這代替物就是泥炭，是荷蘭通國所用的燃料，泥炭大概總是在沼澤繁多，地土卑溼之區採得的。荷蘭北部幾省中有一省叫做赫羅寧根（Groningen），荷蘭所燒的泥炭，大部分就是從這一省來的。在此地這挖掘泥炭同提製出來預備應用的工作，是一種經常的實業，雇用的工人也有好幾千名。這種泥炭與其說是從溼地上挖掘出來的，毋寧說是採割得來的。採割泥炭所用的器具，是一種薄刃銳鋒的鏟刀，每在溼地裏一刀鏟下去，就割着很光滑的一薄片，把這薄片除下來，逐層的堆成一堆，上面用東西蓋好，待牠風乾乾透之後，於是就裝到幾隻大貨船上，沿着各運河運載到全國各處，以供採用。

採割泥炭的人，在一塊溼田裏總是橫穿的割過去，所以每一塊溼田裏祇有兩處是割成三角形的塊，餘下來的都是割成一塊一塊的正方形。假使

隨便那一個人脚底下碰到了這些三角塊中的一塊，他們說這是有意外的生客來探望的朕兆。

泥炭是一種奇怪的燃料；燒着的時候發出一種別緻的氣息來，倒也並不難聞，並且還有一層淡薄的藍煙。聽憑這泥炭自己燃燒，不加人工煽風，牠就慢慢的燃燒，上面起了一層褐色的灰，把火燄一起遮蓋住了，別人看着還當是火已經熄滅了；不過把手碰上去，就熱可炙指，那時纔知這個東西是不可以全憑外相去斷定的。

用泥炭生火，各有一隻熄火器，是一隻極好看的銅鉢，有一個活動蓋。泥炭火是不許整夜的發煙的，那半燃燒的泥炭就裝到這隻熄火器裏，那個緊閉的蓋把空氣隔絕了，於是火就很快的熄去。這些半燃燒的泥炭塊，荷蘭的農婦們在早晨用來引火，可以非常之速。大塊的泥炭，買起來不過是一便士十塊，所以在荷蘭，窮苦的人要生火取暖，倒不像在英國的這樣昂貴，在英國

每百磅的煤至少要值到一先令咧。

在德倫得省，也有泥炭可採，不過那地方的泥炭，沒有赫羅寧根那樣的考察精審，採割得宜。這一省裏有廣漠的林澤，一望無極，人煙非常稀疏。

在這一個荒涼的省裏，有幾處地方住有一族不幸的人類，這些人住的都是低小的陋室，牆壁就用泥炭造成，浮浮的立在地上，牆上的罅隙裏都塞滿了泥。這些人比較野蠻人稍高一籌，生活甚爲簡約，都是靠着製造掃帚爲生，掃帚是用一種堅韌的野草製成，這種野草蔓延在四週，極目所望，遍地皆是。

婦人們身上祇有一部分是勉強穿了衣服，所穿的不過是一條粗布裙，同一件寬大的斗篷，斗篷的領口是很大很大，頭是常禿的，腿是常赤的。到了冬季，他們就蟄伏在他們那狹小悶氣用泥炭同淤泥所做成的小小洞穴之內，他們每年在天氣好的時候，總積聚了許多蕃薯，到了此時就靠着這些蕃

薯度活。這些人民住在這野外的澤地上，還沒有受到文化的波及，雖然性頗鄙野而形頗拘束，他們的一種渾噩的天真，卻自有動人之處。我們曾經路過，見有兩個老年人一共住在一隻倒放，而沒有車輪的吉普息人（Gypsies）一種東方的民族，散居在歐洲四處，大概以盜竊、賣卜、補鑊等爲生。的車子裏。這輛大車做了他們的家已經有二十五年了，蕃薯是他們的不更換的食品。他們渾渾噩噩，一無所知，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他們祇渴望着他們的蕃薯生長起來，他們的工作也祇是掘取泥炭來做燃料。這生活是多少淒靜啊！他們看見人面，一定是非常之難得的，所能聽到的聲音，也祇有富有羊羣在遠處澤地上遊散的時候，那頸鈴的璫璫之聲罷了。

荷蘭的東南角上有一省叫做靈堡（Utrecht），按着天然的地位上說，似應屬於比利時或德國。這一省從荷蘭其他各省伸了出去，很不像是荷蘭所有。這省稱爲荷蘭的花園，不過爲什麼這一省應當超越其他風景佳勝，地土

肥沃的各省，而受有這個稱號，我卻不得而知了。

本省南部山嶺綿亘風景佳麗。省會馬斯特立喜(Masochricht)四週，軟沙巖上接連有許多發掘的窟穴。地穴面積極廣，裏邊聚有不少的人類骷髏同骨殖，從此可知這裏邊有慘痛的歷史，有許多不幸的冒險家，迷路失足陷了下去，就把性命葬在這地底迷陣之內。這些地穴的時代很古，荷蘭早期的歷史上所載荷蘭受劫的幾次大戰時期內，這些地穴曾屢次用作藏身之所。荷蘭所用的磁器，大部分是在這一省裏製造的。

農舍是巨大而漫無定式的建築，裏邊有馬棚，牛房，以及住舍，都蓋在一個柔滑如絨的草屋頂之下。衣服除佛萊米許式的帽子而外，別無其他特異的裝束。

荷蘭主要實業之中，其一就是牛酪製造業。這一種實業盛行於荷蘭北部，古城意丹。就是主要中心之地，意丹四境，多大而且肥的牧場。所畜的牛都



是黑色或白色，當牠們站在那兒同灰色的天空對映的時候，看去猶如諾亞的大櫃（Noah's ark）裏出來的大獸一般。然而牠們並不是僅爲點綴品而已。差不多所有的農場都從事於製造牛酪，並且這種實業雖然不限於這一處，而描寫一個農場，實際上就是描寫所有的農場。說及荷蘭的牛酪製造業，並沒有甚麼不滿人意的地方。全部方法所經過的手續，可算是最精細而清潔的了。

一個人要去參觀農場，考察那簡單的製法，是常常受人歡迎的。那和善的女管家們對於他們內部佈景有如圖畫一般的佳美，非常自豪得很，室內銅器耀目生光，祖傳寶器上的裝飾品，也擦磨得非常光亮。

農舍都是一層小平屋，開間寬大，成正方形。屋頂升得甚高，住宿部分天花板同屋頂交角間的大空隙，用作倉庫，儲藏家畜的飼料，足敷一冬之用。

起居室常在向運河的那一邊，門口總有一個小花園，沙徑分明，令人爽

目。其餘三面就是牛乳棚，牛房，馬車房。馬房是在屋外的。在荷蘭的農場裏，母牛可享口福之樂，又是主人的寵愛物。夏季將過，晚上轉寒的時候，母牛就披上了毛毯，保持溫暖，當寒季到來的時候，母牛就牽進屋內，一冬不出去，所住的房間非常華麗！牠的尾巴是小心的用滑車縛起在天花板上，以免尾端受污，不過要使牠便利起見，就把牠尾巴放下來；牠可以適意的睡下。四週景物非常美麗，你們要奇怪在一個玩具的牛房的外邊，怎樣能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房裏有古式德佛特（Delft）的古磁器，光明燦爛的銅器，閃亮的褐色杯蓋，馬房裏的樑上並且飾有幾束的孔雀羽毛。牆壁都是用碧綠鮮紅的方磚所砌，地上也鋪了燦爛的方磚，這種方磚看去好像每點鐘洗過一次的一般。這同英國普通的牛房比較，有多少差別啊！

當牛乳預備好了的時候，就把來放進模子裏去，模子的蓋穿得有孔，放進壓酪器中，歷時十五點鐘。荷蘭的農人輕視一切現代的發明，仍舊沿用他

先人所遺古時的壓酪器，這是完全用手工運用的。其次的手續就是下鹽，這下鹽的手續，看乳酪餅的大小而定，總在十天到十四天。於是好好的把融化的牛奶油塗在牛酪餅上面，以免外皮碎裂。末後把來沖洗，使之發酵，於是再放過一個多月，聽之成熟。到了一個早晨，用亞麻子油擦上去，使顏色好看一些，於是就把這牛酪堆上一隻船，或是一部狗車——這是實實在在的狗車，就是說，狗拖的車子——就此上路到大市場去。

我相信亞爾克瑪 (Alkmaar) 是現在最重要的牛酪市場。無論如何，我們看那從牛乳變為牛酪，看得非常有趣，就在那地方。我們在二個禮拜四的夜裏趕到那裏，因為禮拜五就是開市的日子，我們在早晨六點鐘就起身，因為可以不廢掉白天的工夫。

當我們抵市場的時候，我們見那載牛酪的船同車子，正在從鄰近各農場同各村莊迅速的趕集攏來。在那商輪的黃色，藍色，以及綠色油漆的車子

上，站着一班農人，正在從這人的手裏拋擲大塊牛酪餅，到那人的手裏，將牛酪餅卸下來。這倒像一種大套戲法。到後來這牛酪餅一齊堆起來，成功幾個大角館，似乎把市場的全部都佔去了。

實在的賣買，須要到十點鐘左右方纔全盛起來。到那時場中的人，互相握手，次數非常之多，我就自己想道：『這帶絲帽子的買客同這強壯的農夫中間，有多麼的友誼啊！』他們一次握手，還嫌不足，他們互相握手，再而又三，口中都有一種樂趣。不過我覺得那並不真正是一種好意的表現，不過因為假使沒有二三次以上熱烈的握手，就沒有交易成功了。當牛酪餅的大部分已經從製造家轉移到商人同出口商的手裏去的時候，又有一羣新人物登場了，對此佳景，又增一重色彩。這些就是腳夫，身穿白色的亞麻布衫，頭戴黃色，或藍色，或綠色的草帽。每兩個人帶着一種木頭的槓榻，顏色同他們的草帽差不多。

這幾羣腳夫中間的爭逐，煞是利害。當他們把那重約四磅的牛酪餅，取六十個或八十個，堆到檯榻上面，這粗壯的年輕荷蘭人就用平生之力把他從地上舉起來。一開了步，他們搖擺向前，快得詭異之至，他們先擡到那公共的衡重機器上，再擡到買這些牛酪餅的人所指定的地點。把力錢給這些腳夫的不是買的人，反是賣出的人，大約總是每擡一百磅給兩個便士。到了日中時候，這交易是差不多完畢了，而買的人同賣的人，雙方都把他們的念頭，轉到午飯上去了。

版出館書印務商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用遊記或筆記體裁，紀述各國歷史地理政教風俗物產名勝等，文筆清暢，合於少年需用。地理解部分已出下列多種。

說淺學質地	球地的們我
角三價定編堵勤王	角九價定譯炯呂

非洲之部		歐洲之部	
埃及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東三省一警	陳博文編 二角五分
南非洲一警	顧仲彝譯 三角	外蒙古一警	劉虎如編 三角五分
爪哇一警	李毓芳譯 三角	浙江省一警	徐寶山編 三角
新西蘭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五分	安徽省一警	胡去非等 三角
華列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山東省一警	陳博文編 三角
澳洲一警	吳長培譯 三角	湖北省一警	周傳儒編 三角五分
印度家庭一警	孟秀壽譯 三角五分	四川省一警	陳博文編 三角五分
錫蘭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緬甸一警	顧德傑譯 二角五分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暹羅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廣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高麗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日本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朝鮮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蒙古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湖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西藏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土耳其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安徽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波斯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山東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希臘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羅馬尼亞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捷克斯拉夫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波蘭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比時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廣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荷蘭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丹麥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瑞典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挪威一警	汪今露譯 三角	湖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美國一警	柱譯 三角五分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加拿大一警	張履慶譯 三角	安徽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南美洲一警	周傳儒譯 三角	山東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英國一警	顧彭年譯 四角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倫敦一警	陳諦英譯 四角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愛爾蘭一警	金鳴波譯 三角五分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德意志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俄羅斯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廣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波蘭一警	黃靜淵譯 四角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意大利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希臘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羅馬尼亞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湖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捷克斯拉夫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波蘭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安徽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比時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山東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荷蘭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湖北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丹麥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四川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瑞典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福建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挪威一警	鄧次川譯 三角五分	江西省一警	俞松笠譯 三角

# 少年 史地 叢書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本叢書用淺顯的文字，敘述各國歷史、地理、政教、風俗及人類有趣味的故事等等，合於少年的需要。全書已出五十餘種，關於歷史方面的有下列多種：

- |             |      |    |        |
|-------------|------|----|--------|
| 人類的故事……沈性仁譯 | 二冊   | 定價 | 上冊七角五分 |
|             |      |    | 下冊九角   |
| 世界著名探險家     | 陳家駟譯 | 上冊 | 定價四角   |
| 威爾遜         | 俞定著  | 一冊 | 定價三角五分 |
| 甘地          | 陳作樑譯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羅馬社會史       | 喜溥風譯 | 一冊 | 定價二角五分 |
| 法國革命史       | 徐壽齡編 | 一冊 | 定價三角五分 |
| 蘇維埃俄羅斯      | 錢江春編 | 一冊 | 定價三角五分 |
| 美利堅小史       | 顧德隆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加拿大小史       | 滕柱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五分 |
| 愛爾蘭小史       | 金鳴岐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五分 |
| 蘇格蘭小史       | 顧德隆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法蘭西小史       | 馬紹良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希臘小史        | 高君章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羅馬小史        | 高仲治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埃及小史        | 高仲治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印度小史        | 滕柱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日本小史        | 滕柱譯  | 一冊 | 定價三角   |

少年史地叢書  
荷蘭一瞥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朱

譯述者 賀昌

校訂者 向達 羣曼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實價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HOL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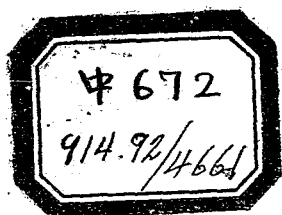
By  
NICO JUNGMAN.  
Translated by  
HO CHANG CHUN  
Edited by  
HSIANG TA

Dec., 1927 2nd ed., May, 1931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廿八年一月五日起售價加五成





7  
252060

